

承天禪寺

選編

淨土 文選

第六輯



淨土

文選

第六輯

目錄

雲棲法彙選輯・蓮池大師 1

人間猶有覺有情・釋印哲 17

印光大師文鈔選錄 33

一九九四蓮風小語選錄・惠敏法師 47

觀聲念佛・圓香居士 89

蓮邦入境證・圓香居士 95

淨土生無生論講義選錄・駱季陸 101

如來所以興出世

唯說彌陀本願海・尤櫻珍 135

蓮宗初祖慧遠大師・性梵法師 153

蓮宗二祖善導大師・性梵法師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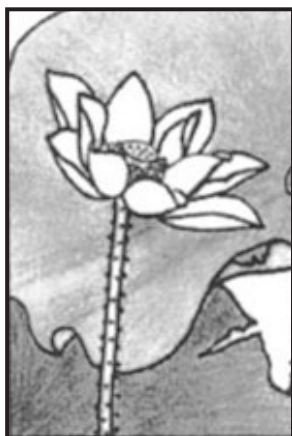
誠摯的祝福・釋道彌 181

如何護持親人往生・常隨 185

二林居士的臨終慰導・濯生 199

悼亡母憶往事・賴其萬203

一心出三界 一念轉乾坤・淨業231



▼蓮池大師▲

雲棲法彙選輯



凡夫放心，初學攝心後乃得心。攝心非止一法，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古云餘門學道如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似風帆行於順水，想起時，不須別作除滅，但舉阿彌陀佛四字盡力挨拶，便是攝心工夫，忽然悟去，名曰得心。昔一友人謂予曰：今人見六祖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便將神秀「時時勤拂拭」之句視如一莖草，不知時時拂拭正學者今日事也。予深善其說，昨聆高論正與此合，因及之。（答湖廣劉守復居士廣曙）

畏死者以未悟本來無生故也，本自無生，焉得有死，何畏之有？然無生未易卒悟，今惟當專誠念佛，久久念至一心不亂，必得開悟，就令不悟，而一生念力，臨終自知死去必生淨土，則如流落他鄉得歸故里，阿彌陀佛垂手接引往生，歡喜無量，何畏之有！（答蘇州袁心遠居士廣綬）

來問出世真諦。夫世即出世，則不須求出，真非妄外，則何用覓真，此意未會，則莫若一心念佛，念極而悟，悟則無論。縱不大悟，而離此娑婆，生彼淨土，即是出世。消滅雜念，純一正念即是真諦，今亦不管出不出、真不真，但工夫做到一心，自然了當矣。（答通州孫居士廣諒）

妄念是病，念佛是藥，久病非片劑所能療，積妄非暫念所能除，其理一也，莫管他妄念紛飛，只貴在念佛精切，字字分明，句句接續，極力執持，方有趨向分，所謂真積力久而一旦豁然，喻如磨杵作針，鍊鐵成鋼者定不誣也。入道多門，惟此一門最為捷徑，不可忽！不可忽！（答張百戶廣湑）



念佛喻醫藥，看教喻醫書，念佛要矣，教亦須明，今當二六時中，八九分念佛，一二分看教可也。（答吳江盛如林居士廣霆）

不必憂罪業深，不必疑根性鈍，經云，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萬億劫生死重罪。何疑乎業深。又古聖云，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何憂乎根鈍？見方友，即以此告之。（答徽州吳季立居士大洲）

貴宅世修盛德，何為尊體構斯劇疾？得無宿業使之然乎！疾病之繇，多從殺生中來，故偏重放生也。今更有所陳，良以外僧代懺與內心自懺，功德懸殊，願空其心，盡罷一切諸緣，於空心中單念一聲阿彌陀佛，所云念者，不必啟口動舌，但默默以心眼返照，一字一字分明，一句一句接續，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心

心靡間，若有痛苦，忍之耐之，一心顧念，經云，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故功懸殊也。（答太倉王子顯孝廉智第）

老人三事：一、佛言人命存於呼吸，為一切人言也，況八十者乎！家事當處置皆悉處置，當囑付皆悉囑付，常令心無一事。二、除大事外，其餘瑣細諸事亦悉屏卻。三、除大小諸事外，又有過見未來浮游亂想，滅之則復生，驅之則愈至，即當猛提正念與之鬥戰，暫時不勝，不可退心，久久行持，自然群魔殄盡，天下太平矣。以上雖分三項，總之皆屬妄想，如夢中事，如鏡中影，如水中月，盡空無實，迷惑世人，須以正智破惑。（與湖州顧居士廣佐）



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空則病空，萬緣放下，一心正念。一心正念者，但置一聲佛於清淨心中也。（與錢居士廣藝）

七十古希，百年能幾，今此暮景，正宜放開懷抱，看破世間宛如一場戲劇，何有真實？但以一聲阿彌陀佛消遣光陰，但以西方極樂世界為我家舍，我今念佛，日後當生西方，何幸如之！發大歡喜，莫生煩惱，儻遇不如意事，即便撥轉心頭，這一聲佛急急提念，卻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與世人一般見識，回瞋作喜，一心念佛，此是智慧中人，大安樂、大解脫法門也。（與江陰馮筠居居士）

尊翁雖逝，人子之身即父母遺體也，以此遺體一心念佛，是

報親恩大方便，亦即是自己超生死最上大方便也。（與謝居士廣與）

問：此心放逸來久，雖以念佛攝持，暫得還失，如何保任？

答：久反之地，非一戰所可收功，惟在堅勇不退，直待心地開明，自然一得永得。

問：猿方著鎖，旋即昏沈，惺惺策發，隨復散亂，云何降伏？

答：寂寂治散亂，散去則生昏沈，惺惺治昏沉，昏去則生散亂，止觀雙持，昏散皆退，今只須精明念佛，念無一念曰精，念而返照曰明，精即止，明即觀，一念佛而止觀備矣。

問：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悉可參否？如涉事之時，當有方便能繫念否？



答：行住坐臥皆可用心，而坐時為勝，然始學者先須行多坐少，若貪坐則昏不能退。無事有事皆可用心，而無事為勝，先於靜處做，後於動處鍊。其涉事方便亦無別法，惟是此念精專耳，初雖難持，久則自然。

問：七處徵心，心不在內外中間；二祖問安心，心不可得，云安心竟。此非凡夫境界，今欲住對面念如何？

答：莫管七處八處，亦莫管安與不安，亦莫管對面不對面，但只一心念佛，古云：「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答錢養涇州守廣霑）

問：苦迫中如何念佛？

答：孔子言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仁。此不違工夫雖一時不易到，然作之不止，乃成自然。況久久行持，忽地有箇省處，則苦

樂逆順，道在其中。所謂咳唾掉臂無不是祖師西來意，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答朱西宗居士）

問：終日念佛，遇福則作，吾師明誨也，夫作福時，心在福事，即不在佛號矣。拈一放一，可謂一心不亂乎？

答：明鏡本空，物來則現，於鏡空何礙，人但事未至而將迎，事已過而留滯，乃為病耳。（答吳廣穎居士）

問：一心不亂，一日至七日即得往生，或一日七日內一心，此後復不一心，可得生否？

答：既能一心以後，心即少散，定不至大散，如顏子三月不違仁，難道三月後便是惡人？此等人心中縱有妄生，如紅爐點雪，未至即化，焉得不生。



問：人不信淨土，恐只是本來福薄。

答：此言甚是。（答江廣宥居士）

將家事處置了卻，放下萬緣，空空地心上只念六字佛名，刻刻不忘，自然業障消滅，業障既消，自然夜臥安寧，身心康健矣。念佛人，要發願捨此惡世生彼樂邦。（示病人）

人生母子夫妻一家眷屬，俱是宿世虛緣，暫時會聚，終必別離，不足悲苦，可悲可苦者乃是空過一生，不念佛耳。今但萬緣放下，回光返照念佛，即是一生要緊大事，更無多語，此外只管純一念佛，其念佛，要字字心上照過，歷歷分明，時刻切心，不容些須妄想雜念，早晚禮佛時，懇苦發願求生淨土，如此捱到臨命終時，自然正念現前，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蓮華化生，永

離諸苦。（示在家二眾）

古人教親近明師，求善知識，而善知識實無口傳心授祕密法門，只替人解黏去縛，便是祕密，今但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此八箇字即是解黏去縛祕密法門，即是出生死堂堂大路，朝念暮念，行念坐念，念念相續，自成三昧，莫更他求也。

又

久亂之心一時難定，念佛心不清不必憂，只要工夫深耳。字字句句當心念。（示大同）

古云：雜念是病，念佛是藥。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時，即用心加功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二，雜念自息矣。（示于廣慧）



大藏經所詮者，不過戒定慧而已，然閱藏者二種過失，一者執文字而迷理致，二者識理致而不會心，徒廢光陰，祇成緣種耳。若能體達戒定慧熏修，則一大藏經教，所謂念念常住，即念百千萬億卷經者此也，亦復識此戒定慧即是念佛法門，何也？戒乃防非為義，若能一心念佛，諸惡不敢入，即戒也。定乃除散為義，若一心念佛，心不異緣，即定也。慧乃明照為義，若觀佛聲字字分明，亦觀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慧也。如是念佛即是戒定慧也，何必隨文逐字閱此藏經？光陰迅速，命不堅久，願諸人以淨業而為急務，甚勿以予言為非而弗聽也。（示閱藏要語）

入道要門，信為第一，惡事非信尚不成就，況善事乎！譬如世間盜賊，時乎敗露，官府非不以極刑繩之，迨後釋免，依舊不悔，所以者何？他却信得這條門路，不齎一文本錢自獲利無算，

所以備受苦痛決不退悔。今人念佛再不肯真切加功，只是不曾深思諦信，不要說不信淨土，只如世尊說「人命在呼吸間」這一句話，於義理不是難解說，你們眼裡親見、耳裡親聞，經過許多榜樣，如今要你信得這句話，早是不能夠也，你若真實信得這句話，則念佛法門不必要我費盡力氣，千叮萬囑，爾自如水赴壑，萬牛不能挽矣。

予見新學後生才把一句佛頓在心頭，閒思妄想越覺騰沸，便謂念佛工夫不能攝心。不知汝無量劫來生死根由如何能得即斷，且萬念紛飛之際，正是做工夫時節，旋收旋散，旋散旋收，久後工夫純熟，自然妄念不起。且汝之能覺妄念重者，虧這句佛耳，如不念佛之時，瀾翻潮湧剎那不停者，自己豈能覺乎？



念佛有默持、有高聲持、有金剛持，然高聲覺太費力，默念又易昏沈，只是綿綿密密，聲在於唇齒之間，乃謂金剛持。又不可執定，或覺費力則不妨默持，或覺昏沈則不妨高聲。如今念佛者只是手打魚子，隨口叫喊，所以不得利益，必須句句出口入耳，聲聲喚醒自心，譬如一人濃睡，一人喚云某人，則彼即醒矣，所以念佛最能攝心。

今人不肯念佛，只是輕視西方，不知生西方乃是大德大福、大智大慧、大聖大賢的勾當，轉娑婆成淨土，不同小可因緣。汝但看此城中，一日一夜死卻多少人，不要說生西方，即生天，千百人中尚無一個，其有自負修行者，祇是不失人身而已。故我世尊大慈大悲示此法門，功過乾坤，恩逾父母，粉骨碎身不足為報！（警眾）

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予生晚，甫聞佛法而風木之悲已至，痛極終天，雖欲追之，末由也已。奉告諸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課佛三年，其不能者，或一周歲，或七七日皆可也，孝子欲報劬勞之恩，不可不知此。

（出世間大孝）



▼ 釋 印 哲 ▲

入 間 猶 有 覺 有 情



楔子

慈顏似水

悲願如山

在心靈迷離混沌之際

慶幸 猶有人間掌燈人

以其慈悲與智慧的膏脂

點亮了眾生的心燈

而我 乃得在這慈悲的光環中

緩緩甦醒……

十八歲那年，也許是所謂的因緣成熟吧！父母親開始聽經聞

法，漸漸地，會講一些佛經上的道理給我們聽——那是我此生善根種子萌芽的端緒！之後，父親聽說六龜山上有一位高僧，人們都稱其為「果子師父」，於是，就帶著我們全家上山去皈依。

記得頂禮老和尚的時候，旁邊有人說：「摸一下老和尚的手呀！他會為你加持。」當時不懂事的自己，還真的伸出手去握了老和尚的手，驟然間，剛強的我，竟然就降伏於老和尚慈藹的德風沐化裡。那雙手，是廣欽老和尚的手，那雙手，攜我離塵，那雙手，也將度我出苦，因為，那是一雙菩薩的手，我始終這麼相信著！雖然，早已忘了老和尚當天的開示，但，一直到今天都不敢忘卻——是長者怎樣的威德攝化，才有今朝菩提道上，昂首闊步的我！

現在，就以底下的這篇文章，來紀念與緬懷末學此生學佛道上的啟蒙恩師——^上廣^下欽老和尚。



弱水三千，但取一瓢

有時到福慧塔擦骨灰罈，望著高高低低的罈，總不禁想：一罈是一個故事，一罈也是一場愛別離苦，不曉得那一罈，會是我前世的灰、前世的骨，而一生中所承受的風霜塵垢，又可曾在灰飛煙滅之後，塵埃落定？

必然沒有！今生，我依然是在生死海中載沈載浮、在風雨飄搖裡吶喊呼號的無明眾生，隨業流轉，苦不可言！在種種境界的考驗之中，觀察到自己當是屬於心性怯弱的根性吧！尤其是在病苦之際，對娑婆的苦，會多一分體認，對極樂的解脫，多一分欣樂，而且，病痛中，心會調柔而生起悲心，感受到其他眾生也一樣在受著無量無邊的苦，是以，平常所執著的一些人事境界、是非恩怨，也都因此而淡化、釋然了；苦的體認與伴隨著感同身

受而來的悲愍，形成了人與人間溫潤相資的共同元素，因為——人，最深的疼惜，就是來自於體認到：彼此都是娑婆世界中多蹇的旅人，既有緣同行，又怎能不在同行的這一段路中，互相扶持與安慰呢？這份心，自自然然地會對眾生生出護念之願，期望自己早日成就，以利濟一切有情，因為——「若我一日不成就，眾生就要多受一天苦」。

《廣欽老和尚開示法語錄》中有這麼一則故事：

「老和尚一生都念佛，出家時，方丈轉塵上人看老和尚的根基很好，就教他念佛。有一次寺內在聽學講經，當時老和尚亦趨前要學，轉塵上人對他說：『去！去念佛，去做你的苦行，要聽什麼？』老和尚當時聽了心裡很難過，想著：『出家就是要學經，竟然不讓我聽！』不過老和尚畢竟是有根基、有善根的人，雖然感覺難過，



但心裡會轉境，立刻說：『好啊！師公叫我怎樣，我就怎樣！』……老和尚就去做他的苦行，去念佛！就這樣一門深入，邊做事、邊念佛，福、慧雙修，才有今天的成就。」

阿彌陀佛第十八願云：「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誠然，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老和尚一生念佛，不管誰向他請法，他總是回答一句：「老實念佛！」因為老和尚早已體得念佛三昧，他以自己證悟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信願受持，阿彌陀佛決不會辜負我們！

在《法句譬喻經》中，有一則關於法的寓言：

「時有賈客大人名波利，與五百賈人入海求寶。時海神出掬水，問波利言：『海水為多？掬水為多？』」

波利答曰：『掬水為多。所以者何？海水雖多，無益時用，不能救彼饑渴之人；掬水雖少，值彼渴者，持用與之，以濟其命。』」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開演八萬四千法門，譬若大海，終吾人一生畢竟取之不盡；而一捧水好比是一個法門，一個簡單、確實，卻可以終生奉行，解饑渴於燃眉之急的法門。念佛往生淨土，是佛陀所教敕我們三界頓超的一條捷徑，而前人也依此所由徑而得以成就，基於自利利他的理由，我發願念佛往生。

老和尚在修行法門的抉擇上，給了末學這樣的啟示。

我為法來，不為床座

有位作家曾說過：「圓融固然是智慧的高度浮現，而掙扎才



是生命的真實軌跡。」

我也曾這般相信：人不輕狂枉少年！在我年少時光的扉頁掀開處，也正是我自以為意氣風發而其實是浪費生命的慘綠年華，一個在順境中長大的小孩，哪識得人間疾苦幾分？所以，自己會出家，還真跌破了許多人的眼鏡。學佛前，具足了女孩子所有的習氣，愛玩、愛吃、還愛漂亮，出家，要讓頂上寸草不留，對一個老愛跟教官計較那零點一公分頭髮的自己而言，簡直是三十三天天外天的事，八竿子都打不著！

但因緣的轉變卻始料未及。七年前，一個人提著滿行囊的期許，負笈新竹福嚴佛學院，開始了一段從未出現在自己生涯規劃中的生活。不過，佛學教育畢竟不同於一般世俗教育，尤其是出家人的生活作息，讓初次進入僧團，十足平民老百姓的我，感覺就像是在接受新兵訓練，差點就打了退堂鼓。還好，善知識不捨

提攜，告訴我：「打不退，罵不退，才是福嚴的好寶貝！」就這樣，凌亂的脚步平息下來，乃至成就了日後的出塵之志。

「修行的路程要愈苦，才會開智慧。」

「修苦行是要訓練自己能捨身。要體會出這個色身是假的，一定會壞，再怎麼照顧也照顧不好，所以不要過於執著這個身體，……要粗衣淡飯，生活簡單，不追求吃好穿好，修行要先從這些衣食住的放下、淡泊修起。」

老和尚不愧是深體個中三昧的聖者，他曾穴居十數年，以溪澗解渴，以野果療飢，而衣僅求蔽體，其對世間的物質如此淡泊，又豈是凡夫修行如我者所能望其項背？反觀自己，天寒之際，厚、薄、棉、毛八九件衣齊加上身；天熱，一天的上課勞作下來，總是迫不及待衝往浴室，好換得一身清涼。哎！凡夫習氣難除，太寶愛這臭皮囊了，也難怪習染難斷，而道業日遙。



老和尚曾經開示道：

「修苦行就是在洗頭腦、換種子。」（洗掉貪瞋癡的凡夫種子，換上慈悲喜捨的佛菩薩種子）

凡夫的種子就是五欲牽纏、貪愛不斷，誠如經典所言：「染著纏綿，名曰眾生。」然而無始的習染深重若是，一個才剛剛在佛道上嘗試著起步的行者，又怎麼可能絕對超然於五欲之外？相反的，還會在習氣的牽引下，做出連自己都不明瞭的事來。每當煩惱現前的時候，總是會憶念起《阿含經》中的經文：

「當觀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非我。」

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

「則生厭離！」沒錯，諸佛菩薩皆以苦為師，自己的出離心也是在世間一切無常的不可戀著相上建立起來的。難得一念善根讓我走上了出世解脫道，又怎能讓一時的無明現起而使如來種

性再度蒙塵、出苦無期呢？當正念提起，內心清淨光明的種子現起，執取愈來愈少，步履也因離染而似乎顯得更輕鬆了。

「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是的——我為法來，不為床座！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

有人這麼形容老和尚：

「看老和尚平平常常的，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每次拜見他時，他總是盤著雙腿靜坐著，你不問他，他也不開口。有時就是問了，他也只是很簡單地，若無其事地，而且很親切地跟你說說笑笑，說過了，你走了，他又恢復原來的姿勢，安然寂坐。」

「一地不知二地事」，廣老一生修行，修證之功夫早已非凡



夫所能企及，卻總一副僧家無事的安然寂靜貌；用心良苦地勸誘念佛，是因為體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只要肯念，成佛一半。

「修行要有恆常心，非一蹴即成，若沒有下點功夫，以念佛來除妄念，要想開悟證果是沒那麼容易的！要從日常生活中去行持，信、願、行，一句佛號執持下去，自然會明心見性。」

他認為生命不過是一注有時而盡的籌碼，該怎麼去運籌，下什麼樣的賭注，心裡要明明白白的；而對於理想，則必須等待一個機緣去觸發，在我們平常的修學中積功累德至某一程度，屆時，自然會知道該做什麼，該怎麼做，正如小草，只要能長大，他就只管吸收陽光，而不用去管到底是哪裡的陽光。

學佛以來，儘管從未曾親炙老人座下，而老人家在娑婆世界

的示現也已成爲過往，但每當心性在重重的磨難與困頓中阻滯不前時，總是會想起老人家曾說過的：

「世間的福報是享得盡的，而修行的出世功德卻能啟發佛性、生出智慧，找回我們本來的面目。出家飯不是容易吃的，要忍種種的苦，但忍這些苦是在消除我們無量劫來的重業，最後才能業盡生西，見性成佛。」

當這些法語震入心田時，好比在三界火宅中掬起一捧清涼水，頓然領悟到：業當受，便受，不當受，念三寶繼續精進，隨緣消舊業，自然能從幻滅的邊緣展現生機，而重新開始一個新的輪迴。所以，即使流著淚，我我也要堅強地望向西方，而對那些磨難以及成就過我的善知識，始終衷心地饋以感恩，正如面對凋落的花朵，也要感念他所曾給予我的芬芳。

「師父在極樂世界等你們來，我們在阿彌陀佛那兒見面。」



色身雖逝性常存——「無來無去，沒什麼事」，老人家此刻在常寂光土裡殷殷期盼著——盍不歸來？對於我們，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嗎？

結語

依於對淨土法門的信仰，很喜歡看《淨土聖賢錄》及祖師開示一類的書籍，看了之後，會心生大隨喜、大讚歎。曾有一位同學說過：縱然自己不能說法度眾生，也要用自己的往生示現來度化有緣人，然後乘願再來。

想自己亦當如是！學了這些年的佛，聽了這些年的法，心裡唯一清楚的是：自己僅僅是獲得了許許多多的「皮毛」，這些皮毛，若沒有骨、沒有髓，仍是難成法器，難成道種，難成一個有

血、有肉、有風骨的道人。修學佛法至今，雖然沒有實際的修證體驗，甚至連化城都還未見到，但對佛法的信心，卻未曾稍減，堅信只要依著聖言量的標月之指，如實勤懇地勉力行去，一生成辦，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才對！

「萬古是非渾短夢，一句彌陀做大舟。」在緣起如幻的世間中，縱然一切都只不過是虛妄的路，然，諸佛因地仍仗力行，在忍力未充之前，慶幸，人間猶有覺有情，示現為生死海上擺渡的舟，因為，未曾到者——須要船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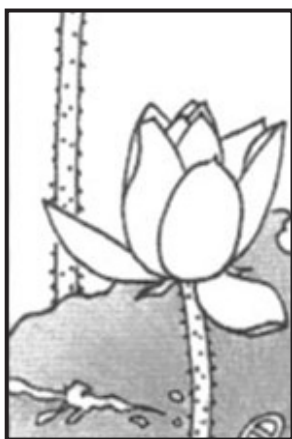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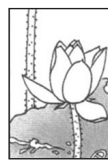
鈔

▼印
光
大
師
▲

選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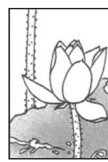


復章道生居士書一

接手書，知發勇猛心，不勝欣慰。但只以終身吃素、一心念佛為唯一無二、決不更改之行為事。不食油鹽，固不必也，佛制無此一說，外道則或有之，但隨緣即已，鹹淡了不分別，不以淡則生嫌，鹹則起憎，即為解脫法門。念佛當發志誠心、深信心、迴向發願心（謂以己念佛功德迴向法界一切眾生悉皆往生西方）。若有此心，功德無量，若只為己一人念，則心量狹小，功德亦狹小矣。譬如一燈，只一燈之明，若肯轉燃，則百千萬億無量無數燈，其明蓋不可喻矣，而本燈固無所損也。世人不知此義，故止知自私自利，不願人得其益。牢獄為逼人出苦之道場，汝若不入此獄，恐日徵逐於聲色貨利，將自己本具心性置之不問，今幸由有十四年之長期，可以不干一切家事、社會事，專一

辦道，待其期滿出獄，則猶昔人而非昔人，便可大施化導，俾自己眷屬及親戚朋友咸沾法澤，實為莫大之幸。獄中亦不必求多看，有光去年兩次、今年一次所寄之書，詳細閱之，依之而行即已大有餘裕，若多則心念分歧，致不得益。明因識果、吃素念佛為自利利他之要義，猶須素位而行、不怨不尤，方可以真得佛法之實益。祈常以自勉則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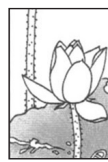
世人病苦多屬宿世殺業所感，無論何病，若能懇切至誠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決定可以消除宿業，增長善根，病自可痊，即令壽盡，則死後當生善道，不致墮落。若知淨土法門，有真信願，尚可往生西方，了生脫死。然世人不知深理，宜先以事告。鎮海柏墅方（地名）方文年之子，名子重，上前年，年十九，生腸癰，中醫沒法治，西醫云：非開剖不能治，其父母不肯，遂不治，其父母通文理，因看光《文鈔》，吃素念



佛，一家大小並傭人通常素，唯文年尚未全素，亦大為減節，其母與一老娘姨（其人賢極，在方家數十年，其子亦好過，有孫請回家住，彼以同主母修行，不肯回去，主母亦不以娘姨待，作朋友看待。）拼命念佛、念觀世音，兼念《金剛經》，三日內自潰，膿血從大便出，五日痊癒。至誠念佛誦經，消除宿業有如此者。世人只知造業，不知消業之法，則可憐矣。又海鹽徐蔚如（一向在京），以博學內虧，得一脫肛病已二年餘，每大便後須睡一刻，候自昇入方敢動。民國八年正月，大便後，有要事，刻不容緩，即坐車出門，因受磨，遂永不昇入，七晝夜痛如針砭，無一刻稍息。七晝夜未能合眼，先雖念佛亦不減輕，遂發大菩提心，謂此病苦極，願我多受點，總願世間人勿得此病。遂至誠念佛，未久睡著，醒而病癒，從此斷根。彼來信言及。光謂此病乃屬宿業，由閣下以此大菩提心，消此宿業，故病即斷根。汝表

兄若知此義，則不但痔病可癒，生死病亦可癒。否則安居家中享福，醉生夢死，固不如汝之坐監為得大利益也，境無自性，損益在人。汝能信我所說，其益便難宣說矣。

世間禍福，相為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與否耳。汝由入獄得聞佛法，乃不幸中之大幸，當作良導想，則更能心得清淨矣。至於《金剛經》所云，汝未會通，經云：「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經（現善）被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業隨善轉亦在現世），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未來，謂由此而得，切勿認在現在即得也）。」善男女受持此經，乃現世之善，被人輕賤，係先世之業，然由人輕賤故，即能消滅地獄、餓鬼、畜生之惡業，又復能得無上正等正覺之佛果，此乃以善業轉惡業，俾後報為現報、重報為輕報也。汝謂監獄為惡道，則過矣，古之監獄，苦不堪言。今之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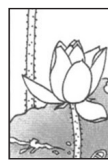


獄，直同閉關一樣，有何苦受。彼不在監，奔波勞碌，謀衣食不得者，不知多少人，要知足，獄乃福堂，若不知足，縱富有萬萬，貴極一品，真是日在地獄過活矣。

人生世間，縱獲高壽，亦瞬息即過，倘不自勉力，則多多皆屬墮落惡道，欲再得人身，實非易事。汝今既能知非改過，力修淨業，則尚可格物（即克己，不可作格外物會）致知，生入聖賢之域，業盡情空，歿歸極樂之邦。即未能業盡情空，倘具真信切願，必能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是則不負所生，不負所學，亦不負此一番挫折。所謂因禍而得福者。宜發長遠不退之大菩提心，則前所說之大益，當決定可得。如其了無誠敬，惟飾外相，冀人謂己為真實修持，實則完全假做作，則便無實益可得矣。《彌陀經白話解》在漕河涇監中排，尚未完工（監犯所排不讓書局工精），《文鈔》此次在杭州印一萬部，須於十月方可出書。以

此前印《安士全書》七千部，約於中秋交書。又《壽康寶鑒》印一萬本，當與《文鈔》並行出，當各寄一包。今寄《觀音頌》一包七部，前或寄過，亦不記得，有餘，當送監獄長官教誨師及同志之有信心、通文理、能恭敬者。雖有各書，仍須以念佛、念觀音聖號為主，不可只看不行，則如看佳餚，無益枵腹。今為汝取法名為慧誠。以誠為道本，道不能擴充生長者，皆因愚癡無智慧故，倘能因誠發明（明即是慧），因明顯誠，則道自能生。誠即明德，慧即明也。慧誠具足即明明德也，明明德即誠明也，誠屬性德，明屬修德，性德人各具有，修德則有逆順，逆則墮落，順則超昇，順之及極，則圓成佛道。吾人無此力量，但隨其心之廣狹，工夫之淺深，而得種種利益而已。

徐本茂既知修持，何以不能長齋，殆以肉食為美，而不忍棄之耳。試思一切生類受殺時，苦痛情形，忍以悅口之故而食



之乎！設身自處，能安心願人殺我以充口腹乎？種種貪饞殘忍之心行，一言以蔽之曰：弗思耳。使其詳思，斷不敢食。怨業要自己了，汝尚欲食彼之肉，則所有未至死地之苦，皆不名為苦。今生食彼之肉，將必有被彼食之一日，則誠可謂怨業難了。彼之所說，似有悟機，然尚欲食肉，則悟只空話。空話毫無所益，譬如說飯能救汝饑否？光非逼人吃素，以彼所冀望與所行，兩不相符，故為愷切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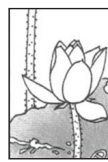
汝姊妹皆已長齋念佛，想由觀《文鈔》而致。今當為彼各取法名，汝姊雲卿，法名慧雲，汝妹行枚，法名慧行。若能以智慧雲，普雨慧雨，潤澤自他菩提道芽，及依智慧以行世出世間本分事（世間即孝弟等事，出世間即慈善淨業），即慧行也。有慧無行，不名真慧，有行無慧，或反墮落，此命名之大義。至於敦倫盡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相夫教子等事，當按《文鈔》所

說，為彼詳說，使彼二人由此趣入如來勝妙覺道，則其生也，為女流之師範，作閨闥之母儀，其歿也，謝眾苦之娑婆，登清淨之佛域，則不虛此生，不虛此遇矣，祈與彼將此意而詳說之，則幸甚。待《嘉言錄》出，當各寄一冊，以便受持。

復琳圃居士書

遺傳之病，亦宿業所感，當至誠懇切念佛及觀音聖號，當可即癒而不復遺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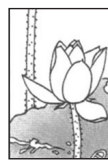
所言解脫之門，唯有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法，此係仗佛力了生死法門，即生可以做到，若不專修此法，修其他種種法門者，非博地凡夫一生兩生所做得到。吾人從無始來，至今尚在生死輪迴中者，皆因其中未遇淨土法門，或遇而不修所致也。今幸遇



之，切勿錯過。今為汝取法名為宗信。以信願行三法為淨土正宗，第一要有真信，有真信必定有真願真行，否則不名真信。念佛一法，尚能超凡入聖，況遺傳病有不即癒乎！既皈依佛法，必須力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及格、致、誠、正、修、齊之六事，以期國治而天下太平也。古語云：天下不治，匹夫有責。其責何在，在物不格耳。物若肯格，則知致、意誠而心正、身修矣（一人如是亦有大益，人人如是則太平矣）。物者何？即心中之私欲；格者，格除屏棄。人心中無有私欲，則知見自正，譬如愛妻愛子之人，由彼心中有一個愛情錮蔽到，女人兒子之壞，總見不到。若無愛情，則妻子之是是非非，直下如鏡照象，一點也不會錯亂，切不可如朱註中推極吾之知識為致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為格物。若如此說，雖聖人也做不到，正心誠意之事即一字不識之匹夫匹婦，但無偏私之欲心均

做得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事，從本上說，乃格物一事，物既格，則知致意誠心正身修矣。朱子以極親切極簡易之根本，認做極疏遠極難窮之枝末，埋沒聖人治天下之道本，致後學學聖人，不得下手最親切之法則，遂完全務外而不內省，加之破闢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為無有，遂致壞亂五倫八德，打破道德藩籬，一切生靈塗炭之罪惡皆由此發起，可不哀哉！此遺傳之病至大至毒，非大覺世尊之大醫王莫能治之，此語光祇對汝說，汝不可亂對無知者說，否則恐大家皆按劍而起，則無法可救矣。既皈依佛，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護生，吃素念佛，以深信願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復以化他，庶可不虛此生，不虛此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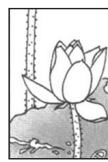
華蓀職業頗難修持，然有誠心自有感應，今以一事為證。北京阜城門內大街有一大葷館子，名九如春，生意很發達。一夕經



理夢無數人來向他要命，心知是所殺諸物，與彼等說，我一個人償你們許多人命，那裡償得完，我從今不做這個生意了，再請若干和尚念經、念佛超度你們，好吧？多數人應許曰好，少數人不答應，曰：你為幾圓或幾角錢，殺我們多苦，就這樣，太便宜你了，不行。多數人勸少數人曰：他若肯這樣做，彼此都好，應允許他。少數人曰：他可要實行才好。經理曰：決定實行，否則再來找我。因而一班人便去，適到五更要殺的時候，店中夥計起來要殺，雞鴨等皆跑出籠四散了，趕緊請經理起來說之，經理云：我們今天不開門，不殺跑出的，在店內的收起來，跑出去的隨他去。天明請東家來，說夜夢，辭生意，決定不幹了。東家云：你既不願殺生，我們不妨改章程，作素館子。遂改做素食，仍名九如春，因此吃素的人頗多，更發達。汝果能發利人利物之心，至誠念佛及觀音聖號，求加被，東家及經理之人則可取消殺豬一

事，以京貨是正事，賣肉乃帶搭耳。汝謂床上坐到念怕褻瀆，不知睡到也好念，但默念，勿出聲。汝母愛汝，謂吃素身體瘦弱，不知吃肉有毒不衛生，且背命債，當婉勸汝母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妻子亦令吃素，如不能淨素，總以家中不殺生為事，即買現成的，也不可多吃，多吃多還，少吃少還，不吃則不還。汝果能將店中東家經理感動，此後相繼提倡者必多，其功德由汝而始，利益大矣。

常看《文鈔》或《嘉言錄》（此係《文鈔》中摘其切要者，分門別類列之，以便初學者易閱覽耳），今為汝取法名為宗願（宗者主也，有主則不被他法所轉矣），念佛有信願，決定會臨終往生西方，無信願，則只得人天福報而已。有信無願不名真信，有願無信不名真願，信願二法，如車之二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今為汝二人各寄《童蒙須知》一本，此書雖小，後附學



佛感應事蹟及光所作五篇文，均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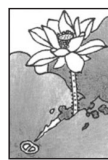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毒乳殺兒一事為古今明醫所未發明，知人生大氣，乳會殺兒，則知吃肉於人大損害，命債償還乃係後世之事。毒乳殺兒一發明，則知凡女人多生少育者，及兒女多病者，皆由其母愛生氣所致，大氣則即死，小氣雖不死，必常病，凡欲兒女體壯無病者，當須習成柔和之性，則可得矣。祈二位各詳察焉。



▼惠敏法師▲

一九九四

蓮風小語選錄



以念佛的歡喜心對治瞋恨

昨天曾說過，你對念佛是不是會起歡喜讚歎心，就可以看出你是不是修念佛三昧的材料。就好比小孩子對上學、對學習是不是會起歡喜讚歎心，也可以看出他是不是讀書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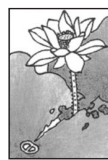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平常對一個逃學的小孩，我們會覺得很奇怪，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喜歡讀書、為什麼不喜歡上學；可是我們是否也曾想過，我們這個「修行」的小孩子，為什麼不喜歡安住在三昧的道場？為什麼不喜歡安住在內心的道場裡面？為何起不了歡喜讚歎心呢？

你或許會問：為什麼起歡喜讚歎心是那麼重要呢？第一點，修行的路是很長遠的，好比學習的路是很長遠的一樣，你沒有以歡喜、讚歎心作基礎，是走不遠、走不久的。好比讀書一樣，如果你不能生起快樂，是讀不久、沒辦法讀成功的。

第二點，在所有的煩惱裡，「瞋恨心」這個煩惱對菩薩道來講是最可怕的。因此，菩薩戒的根本重罪都是與瞋恨心有關。瞋恨心會使你喪失菩提心，會讓你火燒所有功德林。所以，在菩薩行的道路上，如何以歡喜心對治瞋恨心是一個要點。

不必講別的，如果沒有歡喜讚歎心的話，如何發一個久遠在生死輪迴裡度眾生的心呢？生死是長遠而疲勞的，如果沒有以歡喜讚歎心作基礎的話，怎麼有可能視生死流轉如涅槃寂靜？而從念佛當中所起的歡喜讚歎心是最容易對治瞋恨心的。大家想一想，你在念佛的時候，你的心和聲音念念相應、念念相應。念念當中，從佛的名號起歡喜心，好比喝甘露一樣，愈喝愈有味道，也好比倒吃甘蔗一樣，愈嚼愈有味道。用這個作為基礎，你就有辦法突破瞋恨心了。

大家想一想，名號不外乎就是「聲音」，由心和聲的配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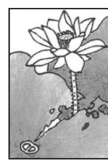
變成了念頭。可是所有會令我們起瞋恨心的，想一想，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從聲音而來。別人罵我們、毀謗我們、侮辱我們，它不外乎就是聲音而已。從那些地方就可以試驗出來，你是否有辦法從瞋恨心的煩惱解脫出來。

就好比學生在學校裡一樣，當他讀書的時候，了解道理了，並且也可以講出道理，那時所起的歡喜心是初步；回家做功課可以做得好，起歡喜心，這也是初步。可是，真的懂了嗎？真的有辦法知道自己學會了嗎？這是要靠考試來試驗的。對修行人來講也是一樣，平常念佛、聽經聞法、講經說法可以起歡喜心，這只是初步而已，是不是真正有辦法從瞋恨心的煩惱解脫，是要靠境界來試驗的。

假如有一個學生，他很討厭考試、很怕考試，你想想，這個學生怎麼有可能成就呢？每當老師發考卷給他時，他就把考卷

撕破，怨恨老師，說：「你怎麼給我考試呢？你看，你沒有考試的時候我都會。」想一想，我們修行人怕境界磨鍊，是不是和那個怕考試的學生一樣？境界來了，好比老師發下考卷，可是我們一般人都趕快把考卷撕破，「我不要考試！」就是這種心理。我們想一想，這樣的學生、這樣的修行人有辦法進步嗎？恐怕只會永遠停留在自我陶醉的境界而已，就好像一個學生永遠停留在幼稚園的程度一樣，因為幼稚園不用考試嘛！

想一想，我們學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是不是仍然停留在幼稚園的程度？所以，從念佛之中，如果你的心和聲所配合的心念變得堅強以後，進一步就能應付境界的磨鍊，這一步跨出去是很重要的。碰到境界的時候，反而起歡喜心，就好比你在念佛時，聽到佛號一樣。好的學生看到考卷會起歡喜心，「哈哈！讓我發揮的機會來了，試驗功夫的機會來了！」反而燃起鬥志，這



樣才有辦法對治煩惱。不僅能夠生起歡喜讚歎心，有時還很感謝逆境的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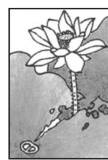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當學生的時候，花錢請老師幫我們考試，花錢請「大專聯合招生委員會」幫我們考試；現在有一個人免費來幫我們考試，實在應該要謝謝他。而且他可以表演得非常逼真，跟真的一樣，再好的演員也沒辦法像他演得那麼成功，臉紅脖子粗，大聲小聲，所有你想得到的話他都有辦法講出來，不用你給他台詞。他表演得那麼逼真，逼真到我們都怕他高血壓發作。我們不用付半點演員費，他就演得這麼好，讓我們試看看自己的功力如何，真是善知識！真是善知識！有時候我們還會替他擔心，希望他不要演得太真，因為演得太真就會傷害到自已了。

所以你首先能從歡喜心下手，這可說是修行一個很重要的突破。進一步，你還可以從聲音體會到無生法忍裡的「音響忍」。

音響忍就是對於一切聲音境界能了解無生之理。久而久之，就可以體會到無生法忍。

大家想一想，這麼簡單的歡喜心有這麼大的好處。你自己內心充滿了快樂，也帶給別人快樂。境界被你所轉，周遭的人也會受你感染，覺得修行是很愉快的。這樣的話，所有的見聞者都可以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了。不然的話，大家看到修行這麼苦，眾生怎麼會願意發心修行呢？所以，很簡單地，自度度人的功德就可以成就了。

我們再進一步想一想，世界上所有的境界，到底是毒藥，還是有營養的食物，完全在於你的智慧處理。舉個例子，這幾天大家用齋的時候，都會吃到「橄欖」。醃漬過的橄欖很甘美、很可口、很開胃，可是對我這個沒有烹飪智慧、沒有烹飪知識的人來講，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有一次經過橄欖樹下時（這些橄欖是



我們淨苑自己種的），我就想：「醃漬過的橄欖那麼甘美，它原來的味道是怎麼樣呢？」於是撿起一顆落在地上的橄欖一咬，哇！好澀！又澀又苦。對我這個沒有智慧的人來說，我會覺得它沒有用，就把它丟掉了；可是有智慧的人，把它處理過之後，它就變得甘美可口了。想一想，大寮裡面所有的菜不都是如此嗎？「菜」本來是野草，如果沒有人類發現它的話，它就是野草；如果被人發現，經過處理之後，可以食用，就叫做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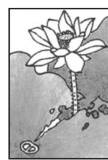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一樣的，對於所有的境界，到底是傷害我們，還是營養我們的，就看你怎麼處理了。別人罵我們、毀謗我們的時候，這是一個逆境，它真的會造成傷害嗎？有智慧的人反而把它變成營養，就好比將苦澀的橄欖變成甘美一樣。

有時想一想，他這樣罵我們、毀謗我們，聽一聽，假如我們果真如此的話，正好藉這個機會改過來；如果不是的話，留著

以後再用。縱使講的不是，想一想，內心裡有哪個欠罵、欠打的部分，就拿出來讓它去擋一擋好了，正好可以被它清理得乾乾淨淨、舒舒服服的，搔著癢處，真的要非常感謝他的處理呢！所以，有智慧的人總是可以找到用途。

譬如走在路上，被一根針刺到了。沒有智慧的人一旦把針拔起來，「這個針真討厭！」就趕快把它丟掉；有智慧的人知道它只是刺錯地方而已，就會把它收起來，因為它可以有很多用途。如果現在臉上長了青春痘的話，正好可以拿來刺青春痘；身上長了水泡的話，正好可以拿來挑水泡；鈕扣掉了，正好可以用來縫鈕扣，真是好用極了！縱使當時都找不到一點用處，你也可以把它收起來，以後總是用得到的。因為，罵得那麼精彩的話，有些是你連想都想不到的，有一天可以用來幫忙我們修理修理自己。

所以，從這裡我們知道，修行就是如此轉變的，逐漸就會有



定力和智慧了。

講到這裡。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七日／農曆一月八日第七支香）

以念佛的恭敬心對治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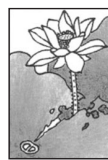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昨天提到，如何藉著念佛的歡喜心來應付逆境、對治瞋恨。在粗重的煩惱當中，除了瞋恨之外，還有一個是「貪愛」。

二者比較起來，貪愛是更綿密、更微細的。瞋恨心好比是明槍一樣，比較容易躲；可是貪愛就好比暗箭，比較難防。眾生輪迴生死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貪愛。在逆境當中，容易讓你感覺是苦而不會執著；可是對於順境，你不知不覺地就會起貪愛，所以久遠以來輪迴生死。

因此，在修行當中，知道如何應付逆境、如何對治瞋恨之後，接著就要學習如何應付順境、對治貪愛。

在我們的念佛儀軌裡，首先唱讚佛偈，起歡喜讚歎心，接著就起六字佛號，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是禮敬的意思，起恭敬的心。大乘佛法是以禮敬心、恭敬心來應付順境、對治貪愛。一般來說，或許會用「不淨觀」來對治貪愛，但是在菩薩道當中，不淨觀有時候會有副作用，譬如：不容易起慈悲心，或者有時會捨離眾生。所以在大乘佛法裡，比較常用禮敬、恭敬的心來對治貪愛。

如何對治呢？首先我們要了解貪愛是什麼？它有什麼過患？剛才講過，貪愛好比暗箭一樣地難防；它就好比是繩子一樣，將你綑綁得緊緊的，讓你不得解脫，而且它綿綿密密、綿綿密密的，這條繩子一圈一圈、一重又一重。你或許對某一種對象有辦



法捨離，可是往往又會掉入另外一種對象起貪著。所以它是綿綿密密的，很難察覺、很難對治。

先從最粗重的來看吧！最粗重的貪愛就是「婬欲」。婬欲心一起，如欲火燒身，讓你不得自在、不得安寧。你走到什麼地方，總是沒辦法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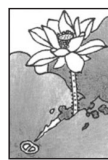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另外，我們想一想，戒律中第一條「不殺生」——不殺害眾生，是與瞋恨心有關係。不起殺害眾生的心，這是對治瞋恨心的。但是在剩下的三條重罪中，偷盜、婬或邪婬，以及妄語中的綺語，都與貪愛有關。所以在四種根本重罪中，貪欲所佔的範圍就比較廣。

再進一步來看，貪愛除了婬欲之外，它是以什麼形式讓我們不得自在？仔細觀察，只要我們對某一種對象有「雜染」的時候，我們就感覺不對勁了。這個對象或許是男女老幼，或許是親

友師長，或許是晚輩或小孩子，不管任何對象，你只要有雜染，那都是貪愛。

我們或許會笑年輕人在戀愛的時候昏頭轉向、神魂顛倒。同樣地，我們對任何對象有雜染時，仔細反省起來，也是很類似。看到自己喜愛的人（或許是親友、師長）跟別人講話，你心裡可能就不是滋味了。或許會覺得他好像不喜歡我了，不然他怎麼跟別人講話呢？心裡就很掛礙。看到他今天沒有照顧我們，就想：「他是不是怎麼了？」看到別人多接近他一點，我們就吃醋……，種種情緒幾乎很微細、很微細地在我們的心裡盤繞著。

其次，還有更微細的，那就是對自己「色身」的貪愛。這是在色界的人必須要對治的，色界的人雖然已經遠離欲界的煩惱，可是他還有色界的煩惱需要對治，這個煩惱就是以色身為主的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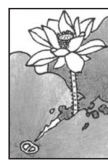
此外還有極微細的，就是無色界的眾生，他有辦法超越色界的執著，但是仍然無法超越無色界的執著。你就可以發覺「貪愛」是多麼微細，三界都遍在。可是瞋恨心在色界就幾乎沒有了，所以，由此亦可比較出這兩種煩惱的差別。

其次，我們再想一想，眾生從幾種角度起貪愛？我們怎麼藉著恭敬心念佛來對治？我們對人、對事起貪愛，不外乎有幾個角度：或許從「形色」（形狀或顏色）起貪愛，不論是對男女老少、師長親友，或者晚輩；有的是從「聲音」來的，貪著其聲；有的是從「觸」（觸覺）來的；有的是從他的「承事」來的，他如何對待我們、如何幫忙我們、如何服務我們，有時在這個地方也會起雜染，就是所謂「溫柔的陷阱」。這些都是引起貪愛的角度。

反過來，不論是從形色、聲、觸或承事所起的貪愛，我們都應該從念佛中來對治。念佛的時候，我們知道，真正可以令我們

得解脫的是去體會阿彌陀佛的身金色、相好光明，從這裡念出由佛身而起的恭敬心。藉著這個經驗，可以檢討你對眾生由形色所起的貪愛。對於你所看到的男女老幼，如果有辦法看出他和阿彌陀佛一樣是身金色、相好光明，你自然而然會對男女老幼起恭敬心，不會有雜染，而且也不會捨離菩薩道。所以看出眾生的相好光明、身金色，這是對治「形色貪」的好辦法。

對於接觸而起的貪欲，在念佛當中也可以對治。念佛時，我們恭恭敬敬地念，感受到聲音和身體、心裡的接觸，這種接觸可以說是最善、最美的，不會有任何雜染，不會讓你起煩惱，不會令你執著某一個眾生，而傷害其他的眾生。當我們起雜染的時候，常常只曉得對某一個眾生好，對他起喜愛的心；對於其他的眾生，甚至會傷害他、忽略他、糟蹋他。因此，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心中若有雜染，真的是會傷害自己，也傷害他人，而且



也會傷害到自己所喜愛的對象。所以，從念佛時身心最微妙的接觸中，我們知道，對於一切眾生也應該去把握這種接觸才是究竟的。

對於「承事貪」，我們認為應該像阿彌陀佛一樣，廣度眾生，無有差別地度眾生，這才是真正的承事，而不是單方面只有你們兩個好而已。由此可以體會到，從念佛當中可以引發「普遍」的恭敬心，從恭敬心可以去除自己內心雜染的執著，你不會束縛你所喜愛的對象，要求他只有對你好，你也不會犧牲、傷害別人，去成就你所喜愛的對象。所以恭敬心就可以對治欲界的貪欲。

對於「色身」，我們也應該起恭敬心，好好地用它；對於「無色」的「心念」，也是要起恭敬心，好好地用它。因為這些都不應該是你所貪愛、執著的對象，只是「借」你用的身心而已，所以要將它當成好像是向別人借來的東西一樣，恭恭敬敬、

小小心心地愛惜、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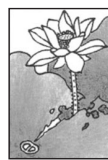
以上我們知道，在念佛的時候，如何以恭敬心對治貪欲的方
法，希望大家能夠持續把握這種身心恭敬在行住坐臥當中所起的
力量。

講到這裡。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農曆一月九日第七支香）

以至誠懇切心對治散亂

昨天以及前天講過，如何以念佛三昧對治瞋恨及貪欲。我們
每天早上在受八關齋戒以前，都會先念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
業，皆由無始貪瞋癡。」我們過去所造的種種惡業是由貪瞋癡所
發動，而從身語意表現出來，所以說：「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



我今皆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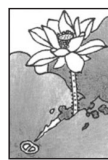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可是，如何才能真正地懺悔？如果你沒有看清它的過患，不知道它的原因，也不知道對治方法的話，那只是嘴巴唸一唸而已。換言之，你不知道「苦」，也不知道苦的原因（集），不知道滅苦的方法（道），當然不可能得到苦「滅」的聖諦。因此，大人在這七天裡，首先以念佛的歡喜心對治瞋恨，以念佛的恭敬心對治貪愛，而且要清楚、明白地了解這兩者是如何相應而生、如何互相對治的。

昨天我們也知道，在念佛儀軌的第一段「讚佛偈」，主要是以歡喜心為主；第二段「六字佛號」，主要是以皈敬心、恭敬心為主。因為貪欲的範圍很廣，而且很綿密，所以在念佛儀軌當中，將近有三十至四十分鐘的時間都是在念六字佛號。也就是說，要學習如何念出恭敬心，來對待一切人、事、物。

學佛的入門是能夠起歡喜心，可是如果接著要持久，而且普遍的，就要學習「恭敬心」。所以印光大師說：「學佛就是要學恭敬心。」因此，在這七天裡，將我們的內心（意業）、口（語業）及肢體（身業）念得歡歡喜喜、恭恭敬敬地，這是很重要的。

接著，在念佛儀軌的第三段，就改念四字佛號。而且速度愈念愈快、愈念愈快，也就是「追頂念法」，一字接一字、一字接一字。這段時間特別是要用「至誠懇切心」。因為你知道用歡喜心對治瞋恨、用恭敬心對治貪欲，可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集中」，而且要「有力」。

如果無法「集中」、「有力」的話，這就是「散亂」的煩惱。平常我們有時並沒有感覺到特別的瞋恨或貪欲，可是卻有微細的貪瞋癡所起的散亂。所以在日常生活裡，散亂的煩惱也佔了



我們一大半的時間。

想一想，你一天生氣頂多一、二次吧！假如太多次，那就是「氣筒」了，而且也不可能起太多次的貪欲。可是你會發覺，其他的時間對於散亂這個煩惱就很難對治。想一想，你平時有意無意地，很喜歡就散心雜話，覺得心裡沒有攀緣什麼，總是感到很寂寞；嘴巴沒有跟別人講話，可能會生口臭吧！好像需要張張開開，讓它有點新鮮空氣的樣子；身體沒有東闖西闖，好像覺得運動不夠。所以身口意三業經常會散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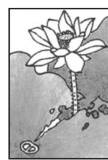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可是，散亂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態，因為你沒辦法保持正念、正知，一下子就被煩惱趁虛而入。平常如果多散亂的話，一遇境界，一定會起貪愛或瞋恨。所以，你不要小看這種心理狀態，它是滋生煩惱的溫床，很多煩惱都是從這種狀態產生的。

因此，要對治散亂，至誠懇切心很重要。大家知道，「修

行」是件拼死拼活的事情，不是悠悠蕩蕩所能成就的。假如悠悠蕩蕩就可以成就的話，那麼滿街都是阿羅漢了。

我們如何從相續不斷的四字念佛中體會至誠懇切心呢？「至誠」就是將佛號念成最純粹、最純粹；「懇切」就是深體生死大事未了，猶如燃眉之急般地懇切。因此，由於第三段佛號很緊切，所以不能念太長，因為念太長恐怕會傷氣。

這段的經驗及訓練，在你修行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修行就好比長期賽跑一樣，需要持久力及耐力，可是它也需要「衝刺力」。所以，第三段念佛是在訓練或學習對治煩惱的衝刺力。就像賽跑時，快要抵達終點前的最後衝刺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一樣的，不論你以歡喜心對治瞋恨，或以恭敬心對治貪欲，一定有一個階段是需要衝刺的，藉著這種力量才有辦法把煩惱突破。就好比煮東西一樣，一定有一段時間需要用猛火。否則悠悠哉哉，最



後是無法達到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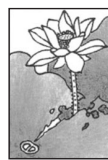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所以，如果在修行上缺乏這種功夫，雖然方法對了，或者上路了，但是卻常常半途而廢，或者是半生不熟，很多人往往都失敗在這點，實在可惜。因此，在對治煩惱當中，知道什麼階段應該要衝刺，這是作為一個修行者很重要的訓練。

平常如果你有這種訓練的話，在日常生活中就不太會散心雜話。因為會使你散亂的最主要心理因素就是「愚癡」，由愚癡而起微細的貪瞋。如何的愚癡呢？就是不知道「一切法無常」，總覺得時間多得很，「我今天不念，明天還可以念呀！這次沒有對治，下次還可以對治呀！」總是因循苟且，一天拖過一天、一次的經驗拖過一次的經驗，不知道人命是在呼吸之間，這口氣出去，沒有再進來，就是死了。你有這種知道人命無常，就在呼吸之間的警覺心的話，就不會悠悠哉哉，就會知道何謂至誠懇切。

以我為例，我二十歲學佛，轉眼間二十年過去，現在已經四十歲，出家也有十五年了。想一想，真的好比昨天一樣，也比早上一樣。我常常在想，還會有另外一個二十年嗎？假如沒有好好用功的話，一樣又是一晃二十年，依然故我。

不必講那麼長的時間，我們這一期佛七，一下子就過一大半了，想一想，這一大半過去了，自己進步了沒有、改變了什麼沒有？想起來就很可怕。結果一生就是如此，一天過一天、一年過一年，到臨命終時才知道後悔莫及，枉費一生學佛，最後還是和一般人一樣，甚至還不如一般人，因為他們至少也得到了世間的成果。因此，假如我們在佛法上沒有成就，在世間法上也沒有成就，豈不是很可憐嗎？

所以在第三段的念佛要去體會，這種至誠懇切的衝刺力量在修行的經驗裡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收攝、衝刺力的



話，就好比蒸汽沒有收攝在蒸汽機裡，無法發揮出力量一樣。蒸汽機為什麼有力量拖得動又長又重的火車？就是因為它收攝在蒸汽機裡的緣故。假如它到處漏氣就拖不動火車了。大家想一想，自己在念佛時是不是到處漏氣？從六根門頭，乃至從每一個「境」、每一個「念」到處漏氣，難怪修行不得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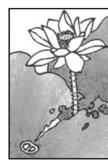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因此，要以至誠懇切的衝刺力將心念集中，這樣才能成就大事。此時念佛念到第三階段，真的就好比火車以最順的速度在跑一樣；也因為這種體驗，所以，你可以知道如何對治平常很容易就犯的散心雜話。

希望大家能夠體會到，把念佛念得身口意都能夠歡喜、恭敬、至誠懇切。

今天講到這裡。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九日／農曆一月十日第七支香）

·
一·
九·
九·
四·
蓮·
風·
小·
語·
選·
錄·



以清淨光明心對治昏沈

障礙我們修三昧的種種煩惱裡，我們已講過瞋恨、貪愛與散亂這三種煩惱。其次，第四個障礙是「昏沈」。今天就來講，如何藉著念佛儀軌裡第四段止靜的功夫來對治昏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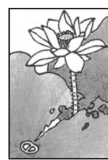
在止靜的階段，最主要是以「清淨光明」的心來對治昏沈。止靜時，有的人或許會散亂，有的人或許會昏沈，不過大部分的人是偏向昏沈。所以監香的法師在止靜時就要幫我們巡香，看看我們是不是陷入昏沈而不自知。事實上，昏沈很微細，很多人不自覺，所以當他被監香指正時，心裡很不服氣，想：「我沒有啊！我很舒服，我心很清淨啊！」其實就外人看起來，他已經快要從坐墊上摔下去了。

止靜的時候，陷入昏沈是很大的障礙，因為昏沈這種煩惱會

障礙「身心輕安」。也就是因為你身心粗重所以才會昏沈。而身心無法得輕安，對於善法就無法堪任、負荷，進一步就會起惡法。三昧裡的善法主要是修定與修慧，所以在止靜的時候，正好讓我們的心保持「三昧」，也就是「等持」的狀態。可是，這時你卻提不起心來，所以很可惜，在這第四段正好是應該要發揮定和慧之時，你卻睡著了，所以無法得到修三昧的好處。

為何會如此？因為昏沈與「散亂」有關，就如瞋恨與貪欲有關一樣，貪而不得就會起瞋恨；同樣的道理，散亂久了就昏沈。你在念佛時，從第一到第三個階段，其實一直都沒有上路，一直散亂，無法得到歡喜心、恭敬心及至誠懇切心，到了止靜時就心力交瘁，當然就昏沈睡著了。所以一方面是因為無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疲累的緣故。

就好比小孩子一樣。我們都有帶小孩子去旅行的經驗，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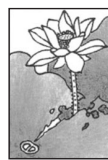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子一聽到要去旅行就很興奮，可能前一天晚上就高興得睡不著覺了。然後沿途又是吵吵鬧鬧，又是吃東西的。就好比我們在念佛的前幾個階段都沒有上路一樣；結果到了目的地之後，他卻累了，就睡著了。旅行的目的本來是要去欣賞風景的，可是因為他到了目的地卻睡著了，所以就要大人抱著看風景。

我們修行，內心就好比那個小孩子一樣，沿途（第一到第三階段）都是散亂的，到了目的地（第四階段），要體會三昧的境界時，他累了，就睡著了，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你的心對於「修三昧的對象」（也就是「所緣」，我們修念佛三昧的所緣是佛號）無法把握「等持」的功夫；也就是說，你的心在念佛號時，無法將佛號把握得很「平等」、「正確」，不是握得太緊，就是放得太鬆，很不容易達到等持，因此，在止靜時也會產生粗重，不得輕安。

舉個例子，以前淨苑在建「蓮風樓」時，師父要我當監工。我就發現到，有一個工人讓我體會到這個道理。他是個綁鐵筋的工人，技術非常純熟，力氣很大，彎起鐵筋來，自由自在，要它彎就彎，要它直就直，要它長就長，要它短就短，所以他在操作鐵筋時可說是運用自如，而且已達到「等持」的狀態，工作一整天都不會累。雖然是很粗重的工作，可是他能把力量用得恰到好处，不會有絲毫的浪費。用力時，你會發覺他增一分就太多，減一分就不行。所以他工作起來輕鬆愉快，乃至成年累月地工作也不會疲倦。

可是，有一次我卻發覺他對一件事情感到很累。因為需要連絡的關係，我希望他留下姓名、地址、電話，於是就拿給他一枝筆、一張紙請他寫。他感到很為難。好像要舉起一千斤重的東西般地為難。我說：「你寫寫吧！以後好連絡。」於是他勉為其難



地寫起來，結果寫了十五分鐘。寫完之後就甩甩手，對我說：「好累呀！」我那時覺得很奇怪，一枝筆會比一條鐵筋還重嗎？可是因為他平常不習慣拿筆、「操作」筆，所以當然就很累了。他還跟我說，有一次他想寫信給南部的兒子，可是寫了一年還沒寫出來。每天晚上拿起紙筆來，寫了半天卻寫不出幾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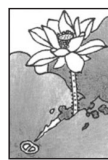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其實想一想，我們自己也像這樣，對於惡法、有漏法，我們做起來很自由自在，可是要修定、修慧，就像那個工人拿筆一樣。平常我們的心對於惡法、不善法的所緣非常容易攀緣，而且親蜜自如；今天教你的心去攀緣佛號，就感到其累無比，如同那個工人拿筆一樣地吃力。

因此，在念佛時就要檢討我們在把握佛號時，那種「恰到好處」的感覺。如此你從第一個階段經過第二、第三個階段，再進入第四個階段時，就會感到身心輕安。這種身心輕安很容易讓你

得定、得慧，如此就容易讓你斷煩惱。所以，如何使你的心把佛號拿捏得恰到好處，這便是修三昧的功夫。

其次造成昏沈的第三個原因：一般在修定時會感覺到昏沈，就是因為平常對於持戒、守護六根等等不加注意，經常犯戒、做惡，身心自然粗重，一遇到善法就感到身心粗重。好比如果平常沒有養成看書、聽經的習慣，玩樂時不會覺得很累，可是教他誦經、看經或聽經就睡著了，對於善法沒有親和力、堪任力。此外，在「戒律儀」方面，無法「守護六根」，這也是一個原因，就像剛才所舉的那個小孩子的例子一樣。

其次，無法將自己的飲食及睡眠調節好也是原因之一。吃飯時不知量（不知道自己的份量），而且不知足，所以暴飲暴食。或者用飯時散心雜話，這些都是造成昏沈的原因。睡眠也是如此，睡眠無法調適得很恰當的話，也會造成昏沈。



因此，在止靜時，要盡量使自己的心和佛號相應得很順利、很輕安。你可以用最適合你的方法，自己去體會，如何在止靜時，能夠念得清淨光明、順暢輕安，這就是在第四段所要用的功夫了。

除了我們已說過的貪、瞋、散亂、昏沈這四種障礙三昧的煩惱之外，還有第五種煩惱，就是「疑」煩惱，這五種煩惱稱為「五蓋」。它會蓋住我們清淨光明的本性，也會蓋住三昧力及智慧。關於最後的「疑」這個煩惱，我們留著明天再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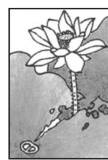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今天講到這裡。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農曆一月十一日第七支香）

以迴向發願心對治疑蓋

從佛七開始，我們一直在講，如何藉著念佛儀軌的原則，斷除障礙念佛三昧的煩惱。今天講最後一種，如何運用第五段念佛儀軌的「迴向發願心」來對治疑煩惱（疑蓋）。

或許有的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疑蓋在最後才對治？因為疑的相反就是「信」，既然信是最先就應該建立的，為何疑最後才對治？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佛教所說的「信」與其他外道所說的信有不同之處。沒有錯，「信為能入」，從學習的步驟來看，它可以是「開始」；可是，就佛教來講，它也是「最後」。因為佛教所說的信，並不是盲信，而是你親身體會，「見」到、「修」到的信。所以經過了前面四段念佛，你有種種的體會、種種斷煩惱的經驗時，你就是真正看到、見到了，這時



的信就是深信不疑的。

好比你手中拿著一個水果，因為你已親眼看到了，所以當然知道這個水果是有還是沒有。可是，如果你還沒看到以前，這個水果是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時你就只能用猜的，猜他手中有還是沒有。那種信是建立於外在的力量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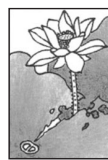
因此，佛教所說圓滿的「信」，是指你有親身體會到斷煩惱、開智慧的經驗，也就是親證到的信。就念佛三昧來說，你所體會到、親證到的是什麼？就是你內心真實地肯定「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因為念佛法門雖然是二力法門，可是能不能往生，不是在於阿彌陀佛是否有力量，而是在於自己是否有力量。因為阿彌陀佛的願已經圓滿成就，所以問題不在於他，而是在於你是否能堅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而這就需要你有親身斷煩惱、開智慧的經驗了。

所以經過前四段過程中的種種經驗，或深或淺，或大或小，一定要往這個方向體會。所謂深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講深一點，其實就是深信「緣起法」。也就是知道「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體會到「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從這裡所產生的定、慧，達到最佳狀態時，可以像初果人一樣，斷三種煩惱——我見、疑見、戒禁取見。這三種錯誤見解產生的原因，檢討起來，其實就是不知緣起法、不信緣起法。

一、「我見」：因為他不知緣起法，所以產生我執，不知道一切眾生皆由五陰身心所成，沒有一個「我」可執著。

二、「疑見」：就是無法相信善惡因果業報，不相信行善會生樂報，作惡會生苦報。

三、「戒禁取見」：就是執著不正確的修行、禮拜方法，卻想得解脫。



你或許會覺得：「這些錯誤的見解都與我無關吧！尤其是深信因果這一項。」可是，檢討起來果真如此嗎？在這七天的念佛當中，有些人或許會有種種障礙，遇到障礙時，可能你心就亂了，信心就動搖起來，想：「我念佛怎麼還有這些業障？我念佛怎麼有病苦呢？」於是就無法以信心去體會何謂「心淨即國土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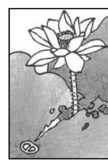
你想一想，我們在念迴向偈時是念：「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莊嚴佛淨土」是說，應以「心淨」的功德使國土清淨。我們念得這麼清楚，而且天天念，但是為何仍然會有「願以此功德，讓我身體健康，不會感冒」的想法呢？

有的人在這七天裡，當身心有種種障礙時，就覺得這次佛七打得不好。要知道，修行好或不好，不能用這種有為的身心變化來判斷的。否則，將來你就不能和初果一樣建立正確的見解。因

為修行的第一關就是要像初果一樣，如此才能不退轉。證得初果之後，出三界得解脫只是遲早的事情了。

大家可能很容易發現周遭的人有這種現象，他或許平常念佛、拜佛很認真，有一天生病了，譬如中風，躺在床上，他就懷疑：「我念佛、拜佛真的有好處嗎？我得到什麼好處了？你看，我就得到這個中風的好處！」於是他就不喜歡念佛了，別人教他念佛、拜佛，他打從心裡就不喜歡去做。有的人甚至毀謗佛法。

想一想，念佛、拜佛時迴向：「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是讓你的心能清淨，而不是願以此功德，讓你不要得中風。學佛這點很重要，何謂「修行好」？就是有辦法超越身心的種種障礙。雖然中風了，可是卻能心不亂，進而積極行善，這才是好。所以在身心任何變化的狀況之下，都能堅定地將正念正知保持下去，這才叫做修行好。



其實，會有這種信心動搖現象的人，都是因為不知緣起法的緣故。人生本來就有生老病死種種的不如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何在種種變化中，保持正念正知，這才是學佛的價值。否則，有的人除了生病時會懷疑，甚而言之，臨命終時，他進一步還會不甘心地懷疑：「怎麼學佛還會死？」因為死和病一樣，都是一種現象，這些變化，無非是緣起法，有什麼好驚疑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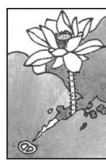
我們看看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所示現的，就是最好的榜樣。佛曾示現生病，以及統理大眾等苦。在他的家族中，出了一個提婆達多，而且作他的弟子，想要害佛、破壞僧團，一生與佛作對。此外，佛的祖國也被琉璃王所滅亡。

有這麼多不如意的事情，難道我們就懷疑，連佛都是如此，那麼信佛就沒有用了？要知道，我們之所以尊敬佛，並不是因為他一生都很健康，家庭很圓滿，一生都平安無事，所以他很偉

大。諸佛是如何讚歎釋迦牟尼佛的呢？我們從《阿彌陀經》中知道，就是因為他能在娑婆世界裡做甚難希有之事，在這五濁惡世中，他有辦法教化眾生、淨化他人。

所以，很多人雖然信佛、學佛很久了，但是這種正見卻無法建立起來。身心一出狀況時，就趕緊求神問卜。自己的家庭、或周遭的親友出狀況，也去求神問卜。對自己的過去、現在、未來，就找人算命。大家想一想，「算命」其實是一個我執的現象。因為是拿你的姓名、八字去算的，你會執著那個姓名和八字就是你，所以對於算命先生所說的，你就覺得很有道理。而在自己內心中，一點信心也沒有，對於如何改變自己，如何像佛一樣，開展一個淨化自己、淨化人心、淨化世界的信心都沒有。

所以，在七天的念佛當中，你可以體會到：什麼是真的，什麼是真的。「真正」的，就是使自己的身口意漸漸淨化，願以此



（三業清淨的）功德，莊嚴佛淨土，這才叫做「功德」。

所謂「做功德」，並不是表面上的事情。我們常常有這種想法：覺得我做了什麼事，然後將功德迴向給你。想一想，你要如何迴向給我呢？難道是把什麼東西給我嗎？事實上，真正的功德，就如六祖惠能所說：「自度是功，度人是德。」你有辦法先淨化自己的身口意三業，自己清淨之後，再發散出來使別人也得到好處，這才是真正的迴向發願。否則，自己內心充滿煩惱，發動身口意三惡業，然後說：「我另外誦個經，迴向給你好了。」你使自己起煩惱，使眾生起煩惱，覺得這些都與功德無關，然後另外再做一個誦經或懺悔的功德迴向給別人。要知道，離開身口意三業清淨之外，哪還有功德呢？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七天裡面，能去除這些不正確的見解，去除「疑」的煩惱，將正確的信心建立起來，這才是真正佛所教

的，希望大家好好把握。（慧慕記）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農曆一月十二日第七支香）

觀



圓

香

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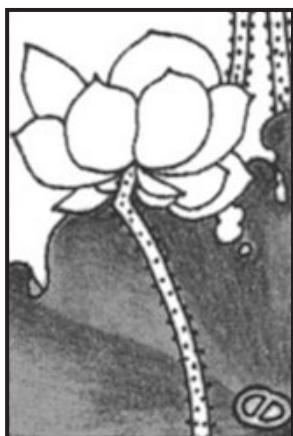
士



聲

念

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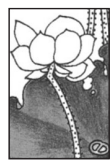


淨業行者，念佛的修持方法，古德說有觀想念佛、觀像念佛、實相念佛、持名念佛等四種。現在一般淨業行者，絕大多數是依《彌陀經》而以持名念佛為主。持名念佛的修習方法，也因人不不同，我曾閱讀過一本念佛四十八法，雖然不復完全記憶，但知淨業行者所採取的念佛方法，大約都不出四十八法之外。我也是誓志蓮邦，修持名念佛的淨業行人，二十多年以來，修習念佛的主要方便，可稱之為觀聲念佛。由於長久的修習，我的耳根已不聞有所謂噪音，不再為噪音而煩惱。

觀聲念佛，不是我獨特的用功方法，不過一般同修不叫做觀聲念佛，而說為心念心聽。我並不是想標新立異，祇是覺得用觀聲念佛，比較明確些，心本無形無相，又有真妄等諸多分別，不易說得清楚，且仔細觀察起來，既不像心念心聽，也不似耳聞。

這念佛的聲相，既不是從內而起，也非由外而至，好像與口耳也沒有什麼關連。凡夫境地，大多重視名相，立一觀聲念佛的名相，也許較易使人受持，況《法華經·普門品》中，早有觀其聲音之語，可見觀聲是自來就有的說法，也不是我所杜撰。

怎樣名為觀聲念佛？就是不動唇舌、不出任何音聲，而南無阿彌陀佛，或阿彌陀佛的聲相，了了分明，不疾不徐，一聲聲綿綿不絕，任何和音雅音、喧囂聲，皆成念佛聲相，有時會覺遍虛空祇是一聲佛號，心湖的遼闊寧靜，非言語可形容，縱然處在喧鬧的環境中，亦如獨處幽閑，不受干擾。這樣的念佛，有一很大的好處，就是必須攝心一境，全在一聲佛號上，稍有散亂，念佛聲相就會模糊不清，所以妄念一起，或心隨外境奔馳，立即會察覺。不像大聲持名念佛，可以口唸而心不至。當然，要想達到聖號的聲相不絕，自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得到的，必須要長時間的



修習，日久成習，工夫純熟，卻也不是太難，以個人二十多年的體驗，雖尚不能使佛號聲不斷，但不論在任何環境中、任何情況下，祇要一念提起，佛號聲相即會應念而起，歷然分明。相信有許多老同修會有這種體驗，這雖不是什麼希有的體驗，但對初修念佛法門的蓮友，或有參考價值，所以我想將自己修持過程，簡略地說一說，以供新修同道參考，對生活繁忙的淨業行者，可能比晨朝十念法更要方便些。

我當初發願修持名念佛的時候，正因病住在醫院療養，環境特殊，不但不宜出聲念佛，而且許多病友，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病，大都精神不錯，閒著無事，各人的消遣方式也不同，有的喜歡高談闊論、有的玩牌下棋、有的說說唱唱、有的吵吵鬧鬧，有的不分晝夜，抱著收音機，病室相當雜亂，難得片刻安寧，實在不是修學的好環境。秋冬之季，氣候溫和，我祇有漫步田野，

出聲持名念佛，有時於水邊林木或墓地，跌坐觀聲念佛，因而發覺這種念佛的方法，很適合在喧嚷的病房中修習，既不會妨礙別人，也不會使人覺得怪異，開始頗為費力，總會被雜聲打失，但我堅信可以克服雜亂音聲，有時躺在睡椅上，作熟睡狀，或跌坐病床上，閉目藏睛，作入定模樣，日子久了，居然能在任何嘈雜聲中，獨聞念佛聲，心湖平靜，亦如獨處靜室，不受任何干擾，因已成習，至今仍是這般念佛。同事常有人笑我，終日手拿念珠，數來數去，又不見我誦經念佛，不是裝模作樣麼？我也祇好含笑相告，這念珠完全是給你們這種人看的，讓你們也種點善根，也許成為你們將來得度的初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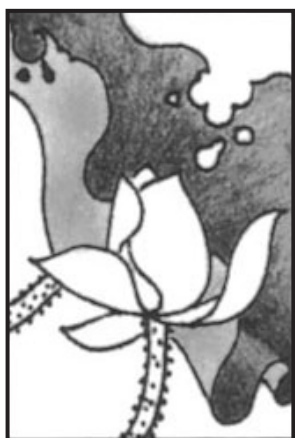
其次有點要說的是，平時念佛的聲調，最好是擇一不變，如一一開始就是念四字七音佛號，後來學會了五會念佛，就是適應心境及環境，五會交替地念，如外境聲音太雜亂，攝心不易，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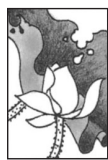


念第四會的快節奏，外聲較平和且有節奏，就念第二會或第三會的六字七音等等，二十多年以來，始終如是念，不曾變換腔調，這一點想來也是值得參考的。

蓮
邦
入
境
證

▼圓
香
居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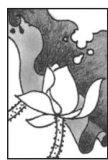


西方極樂世界，是菩薩的修學勝境，是有志行菩薩道的大心眾生，前往留學的清淨國土，不是小根小器人，逃避五濁惡世的安樂窩，讓自私自利者，前往享受圓滿無缺的幸福生活；所以勤修淨業，是屬於大乘法門，極樂國中也沒有二乘的眾生，這一點是淨業行人須特別注意的；否則就算一句彌陀聖號，能執持得風雨不透，成片成團，也未必能蒙垂慈接引，得准破例而入蓮邦。

現有少數淨業行者，祇知信、願、行是往生蓮邦的三資糧，專在這三事上著力，又因古德有「淨業行人，要厭離娑婆，欣羨極樂」的教言，遂以為是教人避苦就樂，用妄想心而求往生，不知菩提心才是入境證。這和有人欲往他國，僅知準備旅途費用，而不知入境的資格限制一樣，即使能搭乘飛機或舟車，到了他國門前，仍然是不准入境的。當知淨業行者，信、願、行是助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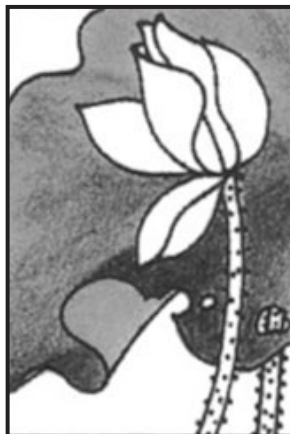
是等於旅費，菩提心才是往生的主要因緣，是入境許可證。佛陀在《觀無量壽經》中，曾經金口親宣：「欲生彼國（指極樂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是三事，名為淨業。佛告韋提希，汝今知否？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正因。」經上所說三福，實即眾善奉行，諸惡莫作，自淨其意的詳說。其中尤以發菩提心最為重要，若沒有菩提心，縱然能做到諸惡不作，眾善奉行，也仍是有漏之因，將來能享受無量的人天福樂，最高也祇能證個小果羅漢，算不得菩薩行者，難望圓成佛果。然淨業行者一入蓮邦，就是位登不退的菩薩，可直向涅槃城邁進，由此可知，真欲往生極樂世界，必以發菩提心為根本。

菩提心是什麼心？這很難解說，依我的觀察，凡佛弟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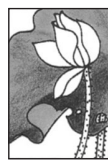
在講菩提心，但到底什麼是菩提心，能具體說明的，好像不多，其實就是指我們的真心、佛性，原是人人本具、個個不少，所謂發，當是啟發或發掘之義，不是要我們另外發起什麼心，祇因眾生自無始以來，由於妄想執著，忘卻了還有真心佛性，且被重重塵垢，深深掩埋，隱而不顯，以至隨妄想執著，造業受報，輪迴生死苦海，不得自由。今幸得聞正法，既知本來有個清淨無染的真心，靈明妙覺的佛性，周遍法界，寂然常存，理當謹遵佛陀教示，啟發之，發掘之，去妄顯真，使返本還原，恢復本來面目。但以眾生的積迷，有深淺的不同，啟發之道，也有八萬四千的差別，末法眾生，業障深重，以修行淨業，求生極樂淨土，最為殊勝，最為方便穩當，也可說是我佛大慈大悲，特為末法眾生所開的特別法門。因末法眾生，迷妄太深，完全依自力，由諸惡不作，眾善奉行的菩薩行去體悟，去洗刷真心上的塵垢，是非常艱

苦的，心志怯弱的眾生，難免畏難卻步，不得解脫。阿彌陀佛了知眾生根性，乃興廣大悲願，建立極樂淨土，使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眾生，有一良好的修學環境，使先奠定定慧的深厚基礎，具備行菩薩道的先決要件。至於菩薩道的實踐，仍須重入娑婆世界；極樂世界，是佛菩薩眾、諸上善人聚會一處，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是沒有行菩薩道的機緣的。由此我們當知，發心念佛，是為眾生而念佛，求願往生，是為眾生而往生，不是為了自己怕娑婆的苦逼，獨自逃往極樂世界，貪圖個人的享樂。如是念佛，才能與阿彌陀佛的本願相應，如是求願往生，才能蒙垂慈接引，如願以償。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願我淨業同修千萬不可忽視，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日常除持名念佛外，一切生活營謀該如何做，應不言可以推知了。



▼ 駱季陸 ▲

淨土生無生論講義選錄



次三門約果論妙

初一門明生佛道交
次二門明處時不隔

第八、感應任運門

感應任運門

初標
次釋

初偈頌
次論釋

初通明生佛
二結示淨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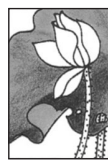
天性相關
誓願相關

「感」謂感召，即眾生持名念佛是；「應」謂報應，即諸佛接引往生是。「任運」謂純任自然，決無虛棄，即佛與眾生天性相關，無不感應如神也。初標竟。

我心感諸佛，彌陀即懸應，天性自相關，如磁石吸針。

初句感，次句應，三句明感應之妙，四句取譬以明感應之相。

感應約有四種：一曰冥感冥應，謂過去三業修善，現在未發於身口，即藉過去之善根為冥感，現雖未顯靈瑞，而密為法身所薰，不見不聞，而知而覺，為冥應也。二曰冥感顯應，謂過去修善為冥感，值佛聞法、現在受用，是為顯應，如佛初成道說法，五比丘首先得度，現在何曾修行？世尊鑒其夙根，自往度之是也。三曰顯感顯應，謂現在身口精進不怠，而能感應，如給孤獨長者長跪虔請，布金滿地，佛即往祇園，以及其他道場禮懺，能



感種種靈瑞是也。四曰顯感冥應，謂現在苦修善業，至死靡他，而畢生空過，毫無報果，未來之世隱受其利，如念佛往生，以及忠孝節義是也。四者乃三世因果之至理，顛撲不破，人之善惡，世之治亂，其關鍵全在於是耳。

「懸」猶冥也，亦即豫也；「天性」即佛性也；「磁石」即慈母石，俗名吸鐵石；「針」為鐵器，謂我與彌陀天性相關，一感一應如磁針之陰陽相吸也。初偈頌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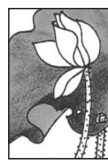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論曰：諸佛、眾生同一覺源，迷悟雖殊，理常平等，故曰：「諸佛是眾生心內諸佛，眾生乃諸佛心內眾生。」跡此而言，則諸佛、眾生心精無時而不通沕，但諸佛無時不欲度生，而眾生念念與之迷背，故勢至菩薩曰：「一人專憶，一人專忘，若逢不逢，或見非見，子若憶母，如母憶子，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

佛，去佛不遠。」正由一理平等，天性相關，故得任運拔苦與樂。

文分三段：初十二句為一段，正明生佛同源，二「故勢至」下十三句引證，為第二段，三「正由」下三句總結，為第三段。

初段略謂生、佛但有迷悟不同之事相，若論理性則毫無差別，故曰「同一覺源，理常平等」，「心精無時而不通沕」，語出《楞嚴》，心精即心性，謂生、佛心性通而不隔，沕而無跡，息息相關，別無隔閡也，所以不能隨時見佛、臨終往生極樂者，非心性之不能感應，蓋由於諸佛與眾生雖性相近，時時皆願接引，而眾生與諸佛常習相遠，念念與之迷背耳。

次段引《楞嚴經》中〈大勢至念佛章〉文，有事、理二意。今但事釋：「一人專憶」喻諸佛無時不欲度生，「一人專忘」喻眾生念念與之迷背，以諸佛常欲度生，故「若逢或見」，以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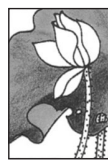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念念迷背，故「不逢不見」，此理即位也。「子若憶母」喻眾生常念佛，此名字、觀行、相似即位也。「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謂散心念佛，如子之憶母，不專難以感應，必當如母憶子之時，無時不思、無處不念，以喻念佛之心精進勇猛，於三際十方莫不稱性而觀，絕待而照，則佛母、生子，從生至生不相違遠，此中雖論感應道交，實示始本一念，是分證即位也。「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是以法合喻也。憶佛念佛，謂無論觀想、持名，須以三觀一心時時憶念彌陀，則今世現前見佛，如遠公三睹聖像，當來見佛，或命終時見，或於往生後見，無異以挺叩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決不唐捐，故曰必定全身擔荷如來，漸見自己果佛，故曰不遠也。

若以理釋，則念佛三昧有念自佛、念他佛、自他佛俱念三種，藏、通、別、圓四教又各有三種不同，而要以念自他佛一種

最為普遍簡易、絕待圓融，具詳佛頂文句，須者檢之。

第三段總結，「一理平等」，謂眾生三性（註1）與諸佛三身不二也。「天性相關」乃儒家語，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同一氣類，故天地為一大天地，人身為一小天地，父之傳子，亦以一己之小天地化生其子，骨肉相符，氣類相召，今借以喻生佛之感應也。諸佛功德圓滿，悲能拔九界苦、集二諦之苦，慈能與佛界道、滅二諦之樂。有感必應，自然而然，故曰「任運」也。初天性相關竟。

況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願，誓取極樂，攝受有情。今道果久成，僧那久滿，故凡百眾生，勿憂佛不來應，但當深信憶念，數數發願，願生西方，如磁石與針，任運吸取。然磁能吸鐵而不能吸銅針，能合磁而不能合玉，譬猶佛能度有緣而不能度無緣，眾生易感彌陀而不易感他佛，豈非生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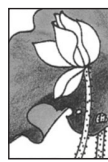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誓願相關者乎。

文分二段：初段自「況無量」至「任運吸取」明誓願，「然磁能」下明相關。初中又分三節：初節至「久滿」，示彌陀妙應已成，次節「故凡」下五句，勸眾生當有妙感，三節「如磁」下二句譬喻。

按《無量壽經》：過去久遠世自在王佛時，有一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發無上心，棄國王位而作沙門，號曰法藏比丘，詣世自在王佛所求佛說法，時世自在王佛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剎土，天人之善惡、國土之粗妙，應其心願，悉現與之。時彼比丘聞佛所說，嚴淨國土皆悉睹見，發無上願，具足五劫思惟攝取莊嚴國土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白佛言：唯願聽察，如我所願，當具說之。遂發大願四十八種，誓取極樂，攝受有情，設有一願不滿，不取正覺。此四十八願皆在因地所發，故曰「因

中」。梵語「僧那」，此云弘誓，即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是也。四弘誓願乃行菩薩道之初心，與四十八願實惟開合之異，今彌陀已成道果，故曰「久滿」。

「故凡百」下，謂凡夫念佛求生，每慮臨終彌陀不來接引，故誠之以「勿」。又世人於淨土法門格格不入者，凡有三因：一因不信，二因不念，三因不願。不信有三：一者、完全不信，外道有之，二者、但信有自佛，不信有他佛，禪宗有之，三者、但信有他佛，不信有自佛，尋常行人有之。今論主勸人須自他兼信，了知生、佛不二，故曰「深信」。不念亦有三：一者、完全不念諸佛，悠悠凡夫有之，二者、但念自佛而不念他佛，禪宗有之，三者、但念他佛而不念自佛，尋常行人有之。今論主勸人須自他兼念，俾悟念而無念，故曰「憶念」。不願亦有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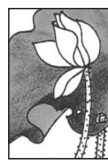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者、完全不願，悠悠凡夫有之，二者、但願自己成佛，不願他佛攝受，禪宗有之，三者、但願他佛來迎，不願自佛能往，尋常行人有之。今論主勸人須自他並願，俾了生而無生，故曰「數數發願，願生西方」也。

第三節以磁針設譬，謂磁為鐵之母，鐵為磁之子，雖曰無情，亦天性相關也，彼此互相吸取，不加人力，故曰「任運」，以喻彌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為眾生之慈母，眾生但有深信、正念、切願三種資糧，無不感應道交，往生極樂也。上明誓願，下明相關，「佛能度有緣，而不能度無緣」，如「磁能吸鐵而不能合玉」，法喻詳明，無俟多瀆。所應注意者，十方諸佛與九界眾生但有天性相關，而阿彌陀佛與一切眾生，於天性相關外，又有四十八弘誓之大願相關，因緣益復密切耳。二誓願相關竟。

附蕩益大師四十八願

稽首三身圓滿尊，一切真如覺性海。稱彼法界等虛空，種種莊嚴大願海。果因交徹不思議，菩薩一切修行海。亦禮阿彌陀如來，觀音勢至及地藏。我為慈親罔極恩，遍憫一切眾生界。發生如實增上心，修行念佛勝方便。深信淨土攝受門，廣大誓願普皆被。妙戒為舟智慧舵，方便為帆佛力風。盡未來際度眾生，終不一念捨五濁。諸佛願海如帝珠，攝於我願重重現。我願亦如摩尼王，諸佛願海悉皆攝。願輪橫遍於十方，亦復豎窮於三際。一切智智之所乘，故我至心勤修習。

第一願 我本發心，上報慈父鍾之鳳生恩，願三寶力，令我無始慈父咸生淨土，速證菩提，令聞我名者，亦報父恩。



第二願 我本發心，上報悲母金大蓮養育恩，願三寶力，令我無

始悲母咸生淨土，速證菩提，令聞我名者，亦報母恩。

第三願 度法界眾生成佛竟，方取泥洹。

第四願 我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令聞我名者，永斷淫根。

第五願 我殺害業習滅盡無餘，令聞我名，遍生慈力。

第六願 我癡闇謗三寶業滅盡無餘，令聞我名者，正信三寶。

第七願 我諸不善業悉得清淨，令聞我名者，安住梵行。

第八願 我決生極樂世界，速證無上菩提，分身塵刹，盡未來

際，度生無厭。

第九願 我生生不忘本願，於五濁世善化眾生。

第十願 我處處宏通正法，無諸魔障。

第十一願 得無量智慧，達一切佛法。

第十二願 得無量辯才，開迷降外，一切無畏，如師子吼。

第十三願 得無量神通，遍十方國，承事如來及善知識，一切海會無不得與。

第十四願 我能出種種妙音，盡未來際讚歎三寶，令眾生知所歸依。

第十五願 隨意出生種種妙供，供養三寶，為眾生作大福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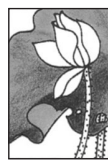
第十六願 隨喜一切眾生所有功德，令成無上菩提。

第十七願 十方如來成正覺時，我先勸請轉大法輪，開示眾生，無上覺路。

第十八願 十方如來般涅槃時，我悉勸請莫入涅槃，常住世間，饒益含識。

第十九願 一切海會推我為大法王子，佛讚我功德智慧慈悲願力如觀世音、地藏王，等無有異。

第二十願 以大悲光照諸地獄，觸我光者，應時變諸苦事悉成妙



樂。

第二十一願

以大悲光照諸餓鬼，觸我光者，應時捨身得淨土生。

第二十二願

以大悲光照諸畜生，蒙我光者，離諸怖畏，捨身之後得淨土生。

第二十三願

以大悲光照諸鬼神，蒙我光者，悉捨瞋心，開悟佛道，捨諸醜陋，得清淨身。

第二十四願

以大悲光照諸苦惱眾生，蒙我光者，疾病消除，六根具足，厄難恐怖悉皆解脫，無病延年，發菩提意。若臨命終即生淨土。

第二十五願

以大悲光照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及諸魔外，令其身心捨諸邪見，通達佛乘。

第二十六願

以大悲光照觸人天，令不迷欲樂及欣厭定，勤求無

上菩提。

第二十七願

以大悲光照聲聞緣覺，令捨無為，速趣佛乘。

第二十八願

以大悲聲，令一切眾生決定明悟，不戀三界，不樂餘乘，唯求無上菩提。

第二十九願

以大悲神力，隨順眾生種種所求，俾於我法生深信心。

第三十願

以救度眾生故，於十方現作佛身，或淨土攝取，或穢土調伏，方便無量。

第三十一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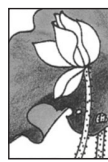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救度眾生故，隨類現身，一一類中，種族尊勝，威德自在，令諸同類敬愛受教，直至菩提。

第三十二願

以大悲方便現於一切無佛法處、法滅處、佛法不能行處，隱顯大化，為長夜燈，救拔沈冥出於苦海。

第三十三願

恆於眾生饑渴之時現作飲食，疾疫現作藥草，寒作



衣服，熱作涼風，險阻作津梁，一切所須，皆現作之，若服若食，若倚若履，咸得安樂，發菩提心。

第三十四願 樂求佛乘眾生聞我名已，不捨肉身，得佛菩提。

第三十五願 莊嚴佛土菩薩，聞我名已，其國踰於極樂，欲現穢土，則得無量方便，善化剛強。

第三十六願 令欲見諸佛土聞法眾生，皆得見聞。

第三十七願 令欲往無數世界供養三寶眾生，一念之間，普得周遍。

第三十八願 令欲生佛土眾生，聞我名號，即得隨願往生。

第三十九願 令同我誓願眾生，速得無量智慧方便，威德自在。

第四十願 令樂小乘眾生速登聖果，即回心入菩薩乘。

第四十一願 十方修行菩薩，聞我名號，直至菩提，永無魔事。

第四十二願 十方魔外，聞我名號，即捨邪見，同歸正覺。

第四十三願

以大悲心力，使五逆十惡、四棄八棄（註2），當墮大獄眾生，知求哀懺悔，隨現勝妙色身，摩頂安慰，令罪根永拔，發菩提心。

第四十四願

以平等大慈悲力，能滅謗我法、詈我名者極重惡障，速趣菩提。

第四十五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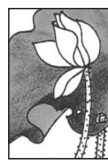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我慈眼最極清淨，普視盡虛空界，乃至極苦處，悉令安樂，極惡眾生，悉令賢善。

第四十六願

我印手最極莊嚴，於念念中出一切供養雲、珍寶雲、衣服雲、眾具雲、飲食雲、醫藥雲、三昧雲、總持雲、辯才雲、光照雲，遍虛空界，盡未來際，利益眾生。

第四十七願

我名號盡十方界靡不周遍，彼法滅處，我名不滅，恆令聞稱，悉得解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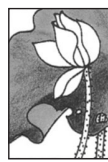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八願

我色身最極微妙，以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大人相而自莊嚴，一一相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隨形好，一一好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光明，一一光作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色，嚴飭國界，演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聲，宣揚妙法，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香華飲食衣服眾具，普供一切，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化佛，教化一切，一一佛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諸化菩薩，一一菩薩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殊勝莊嚴，一一莊嚴作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廣大佛事，一一事於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世界利益眾生，有見一佛事則得見我微妙色身，見我身者，則能與我平等，則能速得成佛。

是故求生淨土者，信願行三，缺一不可。

「信」含解意，《彌陀要解》詳示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六種，最為簡賅。謂信我現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團亦非緣影，豎窮橫遍，隨緣不變，十方虛空微塵國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我雖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更無疑慮，是名信自。信釋迦如來與六方諸佛真實教誨，決志求生更無疑慮，是名信他。深信散亂稱名猶為成佛種子，況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是名信因。深信淨土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皆從念佛三昧得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亦如影必隨形，響必應聲，決無虛棄，是名信果。深信現前一念不可盡故，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實有極樂國在十萬億佛土外，最極莊嚴清淨，不同莊子寓言，是為信事。深信十萬億佛不出我現前一念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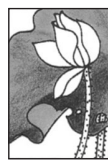


外，以我現前心性，豎窮橫遍，實無外故，又深信西方主伴依正皆我現前一念心中所現之影，全事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我心遍故，佛心亦遍，眾生心亦遍，譬如一室千燈，光光互遍，重重交攝，不相妨礙，是為信理。既信念佛往生之道，由是而生厭離娑婆、欣向極樂之心，則發願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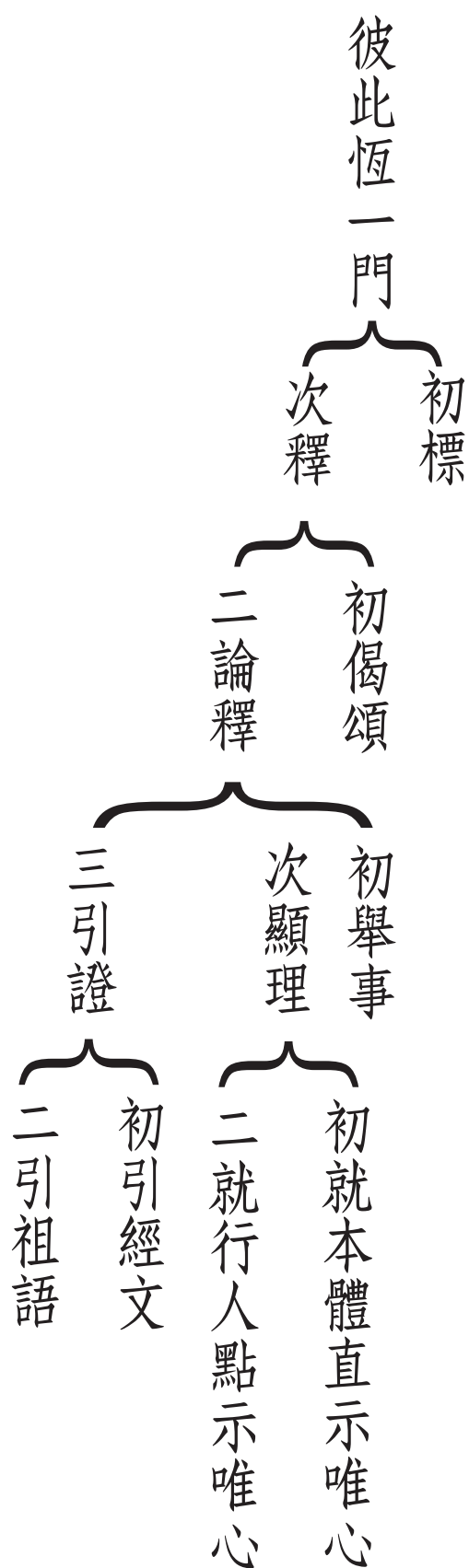
「願」猶志也，人無志願則趨向無定，如舟渡大海，若無桅針必難到達彼岸。孟子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普賢行願品》亦云：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敗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乃至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徹悟大師云：生死關頭惟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力也。二者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

心，心能造業，亦能轉業，故業力惟強，心力惟重，乃能牽生。若以重心而修淨業，淨業則強，心重業強，惟西方是趨，則他日報終命盡必往西方，不生餘處矣。

「行」即念也，有正行、助行二種，正行謂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而有經常、定期、臨終三種。經常即二時課誦，定期即佛七也，臨終即助念。雖似簡易，而非平日工夫純熟，臨終仍少把握，必須行住坐臥念茲在茲，造次顛沛始終不離而後可也。助行如奉齋持戒、禮佛修懺、誦讀大乘、持咒坐禪、廣行六度，乃至一飲一食、一言一動皆須迴向西方。如是三者乃求生淨土必不可少之資糧，故曰缺一不可也。**第八感應任運門竟。**



第九、彼此恆一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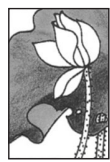


「彼」指極樂；「此」指娑婆；「恆」者，常也，彼此淨穢雖殊，不外我人現前一念，故曰恆一。即《百法明門論》二十四

不相應行之方，本與時數二者同屬世間假立之法，無有定相，惟界內凡夫受其限制，致生種種障礙耳，若生界外，此障即滅。初標竟。

若人臨終時能不失正念，或見光見華已，受寶池生。

「正念」即持名念佛，求生西方，決定不移之淨念。平日見思二惑尚未伏斷，得之已難，得而不失尤難，若欲得之於風刀解體臨欲命終之時而復不失，則難中尤難。大凡淨業行人約有三種：一者、平生念正臨終亦正，此往生之上焉者也。二者、平生散心持名念佛，臨終攝散歸定，此往生之中焉者也。三者、平日五逆十惡，臨終由知識善友勸導歸正，此往生之下焉者也。三種根器功行各不相同，而臨終正念皆不可少，是以往生與否，雖曰全在信願之有無，實則即在臨終正念之得失，故獎之以能，以示甚難希有也。然亦有臨終不失正念，而絕無所見。識托蓮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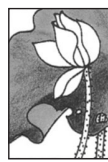
又有業牽冥界，經歷判決而後往生者，故別之以「或」，以示不必見光見華也。今舉通例，謂正在此土，見光見華，已受彼土寶池化生，以示恆一之妙耳。初偈頌竟。

論曰：往生傳云，張抗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咒十萬遍，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花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石晉」者，後晉也。高祖石敬瑭乃後唐明宗之婿，借遼兵而滅唐，國號為晉，故稱石晉。張抗身居清要，課大悲咒至十萬遍之多，而復願生西方，是平日已具往生之行願矣。臨終唯念佛號，不復持咒，可知正念未失。謂家人語，正明彼此恆一之事實，所謂唯心淨土者是也。或問曰：「所見彌陀與蓮華固淨土之相，惟翁兒亦在其中禮拜嬉戲，不知此兒生耶？死耶？若死則未

有行願，何得往生？若生則豈有生人同居蓮界？似皆不然。」答曰：別本載翁兒三歲而夭，或是乘願再來，往昔行願，早已修成，捨此餘生，以託彼土。或承乃祖咒願之力亦未可知。經云，沾持咒人飄身之風、浴身之水尚得往生，何況親乘咒願之力者乎！佛門之不可思議，類此者正多，奚足怪焉。若謂傳文非金口親宣，尚難取信，則《無量壽經》佛告阿難，汝起整衣服，合掌恭敬，禮無量壽佛。阿難稟教，正面西向，五體投地，即見無量壽佛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諸佛世界，威德巍巍，如須彌山，高出一切諸世界上。此會四眾一時悉見，彼見此土亦復如是。夫阿難尚未臨終往生，於禮拜之頃即見阿彌陀佛放光互照，而復四眾同時悉見，豈非彼此恆一之徵乎。初舉事竟。

所以爾者，蓋西方極樂世界乃吾心中之一土耳，娑婆世界亦吾心中之一土耳，約土而言，有十萬億彼此之異，約心



而觀，原無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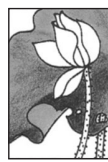
「所以爾者」，承上文西方祇在堂屋西邊，而明其所以然也。「蓋」猶言因也。極樂乃吾心之淨土，心淨故土亦淨也，娑婆乃吾心之穢土，心穢故土亦穢也。約土之事相而言，則有彼此遠近之幻象，約心之理性而觀，則彼亦唯心，此亦唯心，本無遠近可別也，譬有大小二物映於一鏡，以光照之，大者影大，小者影小，而光無大小。此影之大小，喻土之彼此不同，即吾心之相分，光無大小，喻土之彼此恆一，即我心中之見分也。初直示唯心竟。

但眾生自受生以來，為五陰區局真性，不契心源，念佛之人果報成熟，將捨現陰趨生陰時，淨土蓮華忽然現前，唯心境界，非有去來彼此之相。

文分二段：初段三句，明眾生之迷妄自限。次段自「念佛」下八句，明淨業成就者之能證唯心境界，蓋本覺之體本自清淨圓

滿，豎窮橫遍，但以眾生妄想發生，根身器界種種區別，如演若之迷頭而認鏡中之影，可笑亦復可憫也。

「五陰」之陰，讀如蔭，蓋覆義；又譯為蘊，積集義，謂色受想行識五者皆積集妄想、蓋覆真性也。故《楞嚴經》以色陰根塵固結不解為堅固妄想，受陰無體，虛有所明，為虛明妄想。想陰乃獨頭意識，在五根中圓融貫通，為融通妄想。行陰遷流不息，幽隱難知，為幽隱妄想。識陰乃阿賴耶識，受熏持種，真妄和合，顛倒而又微細，為顛倒微細精想。有色陰而後有虛空，有受想行陰而後有分段生死，有識陰而後有界外涅槃。雖有淺深，皆曰妄想區局，即區別隔局也。「契」即合也。「真性」、「心源」皆本覺也。謂眾生自父、母、己三者和合受生以來，因有五種妄想，遂至見不超色、聞不超聲、覺不超香、味觸知不超法，合言之則六凡五陰區局於真諦之性，不契性量之源；二乘五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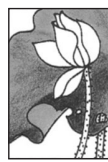


局於俗諦之性，不契性具之源；菩薩五陰區局於中諦之性，不契性體之源，故曰為五陰區局真性，不契心源，此眾生之迷妄自限也。

下明淨業成就者之唯心境界。「現陰」者，現在五陰也。「將捨現陰」謂臨終捨報之時。「生陰」者，未來五陰也。「趨生陰時」謂投胎轉生之時。陰凡有四，亦名為有，現身名現陰；命終名死陰；死後生前名中陰；再生名生陰。大善大惡不落中陰，念佛行人積有功行，雖五陰未破，亦直趨生陰，不落中陰也。行人妄想雖存，而捨生趨生之時，幻身已離，仰仗佛力，眼不為色區局，耳不為聲區局，鼻、舌、身、意亦不為香、味、觸、法區局，故十萬億剎之淨土蓮華忽然現前，此皆唯心境界，豈有去來彼此之相存乎其間哉！《般舟三昧經》云：不於是間終，生彼間佛剎，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至。天衣（註3）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之謂也。二顯理竟。

故《首楞嚴經》云：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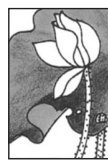
此節經文，指示生死事理最極明晰，論主特摘錄與淨宗有關之數語耳。原文云：「一切眾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阿難！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眾生心憶珍饈，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阿難！外分即是眾生分外，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眾生，心持禁戒，舉身輕清，心持咒印，顧盼雄毅，心欲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自輕身命。阿難！諸想雖別，輕舉是



同，飛動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阿難！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純想即飛，必生天上云云。」蓋人之受生本以識、息、煖三者和合而成，今云「未捨煖觸」者，正臨命終時，眼不能見、耳不能聞、鼻不能嗅、舌不能嘗、身不能覺，則五識先無，意不能知，則六識亦無，惟有第八識之煖觸尚存也。頌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故驗最後之煖觸即知來生之凡聖也。「一生善惡，俱時頓現」者，惡則純情而下墜，善則純想而上升，善惡兼修，則情想升沈亦兼有之，所謂亂心位也。「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者，謂純是虛想，不能下墜，故能飛行自在而上升於天也。「若飛心中」謂上升心中也。「兼福與慧」者，福即種種助行，慧即念佛正行，正助皆為淨業也。「及與淨願」者，加之以厭娑婆苦，欣極樂樂之求生淨

願，蓋眾生以業力生濁世，菩薩以願力生淨土故也。「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者，謂色身已捨，無所區局，一切境界，事事無礙，而隨願力自在往生也。依此類推，若沈心中兼謗三寶及與惡願，亦必自然心開，見閻摩羅王，一切地獄，隨願往生，何也？以色陰已捨，中陰眾生皆有五通故也，

《守護國界主經》略云：若人預知時至，正念分明，洗浴著衣，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見佛相好，眾善俱現，則決定往生淨土。若人念佛、持戒，無精進心，而疑情未斷，命終亦無善相亦無惡相，地府不收，安養不攝，則生於疑城，五百歲後，再修信願，方歸淨土。若人起憐憫心，正念現前，於財寶、妻子心無愛戀，眼色清淨，仰面含笑，想念天宮，耳聞天樂，眼見天童，則生天界。若人生柔軟心，身無病痛，但念父母妻子，從容遺囑，辭別而去，則生人界。若人怒目眷屬，舉手捫空，便利不覺，身常臭



穢，兩目紅赤，仆面左臥，百節酸痛，或見惡相，口不能言，呻吟叫喚，冤債現前，悵惶顛倒，遍體如冰，手捏死拳，身硬如石，則入地獄。若人好舐其唇，身熱如火，常患饑渴，多所飲食，張口不合，命難猝斷，開眼而去，則入餓鬼。若人身染重病，如在雲霧，心神昏散，怕聞佛號，好噉血肉，不受勸化，愛戀妻子，手足蹠指，遍身流汗，口中吐沫，則入畜生。善惡雖大相懸殊，彼此恆一，則無有二，可不畏哉！初引經文竟。

法智大師云：「須知垂終，自見坐金蓮身，已是彼國生陰。」亦此意也。

此引法智大師《妙宗鈔》語，鈔中解釋天台大師《觀經疏》中文成印壞、坐金蓮而化生二句。《大經》卷二十七云：譬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以喻凡夫現在陰滅，中有陰生。

四明（註4）復借此文，以喻往生之人此土陰滅彼土陰生，故云：「垂終自見金蓮華身，已是彼國生陰」也。第九彼此恆一門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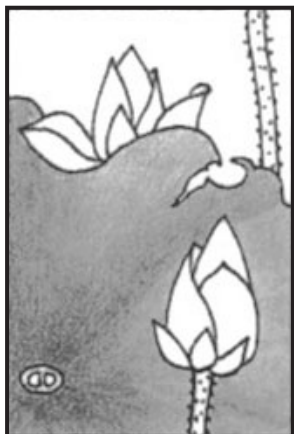
註解：

1 三性 即三自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

2 四棄八棄 比丘、比丘尼若觸犯四種或八種不得懺悔之罪，必被逐出僧團，永棄於佛門之外，故稱四棄八棄。

3 天衣 即宋代天衣義懷禪師，曾問曰：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捨之情，眾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修？復自答曰：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絕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4 四明 即宋代天台宗知禮法師，因居四明山，又蒙宋真宗賜法智大師之號，故稱「四明知禮」或「四明法智」。



▼尤櫻珍▲

如來所以興出世，

唯說彌陀本願海



末學自從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在本山受持五戒以來，至今才第一次發心想參加佛七，在此之前也曾經參加過靈巖山寺舉辦的萬人朝山行、梁皇寶懺法會、水陸大法會以及今年大雄寶殿釋迦如來金身的開光大典……等。但又為什麼會到今天才真正想參加精進佛七呢？

只是因為末學到了今天，才真正體悟了彌陀法門的殊勝寶貴之處，所以才真肯老實念佛以求一門深入。畢竟於茫茫業海中，流浪生死火宅、疲頓不堪的遊子們，誰又不曾念念想回到安樂的故鄉呢？

雖然，大覺世尊於三千年前為我們傳下八萬四千法門，教化眾生以超凡入聖，只要我們肯依教奉行，都可漸次安立於無上道，但事實上呢？法門那麼多，到底哪個法門才是最適合自己、

利益自己，且又能契機契理，最穩當究竟圓滿地帶領我們超脫至生死彼岸的有緣法門呢？做這個重要的抉擇，確實需要相當的智慧啊！

最近一、二年來，末學於經教方面也研讀了不少，法師講經弘法的錄音集也聽了好幾套，有緣的正信道場亦常去參學。所以，多多少少漸能體悟諸佛度生的慈悲與願心，也終究能明白善導大師所說的一句真實語：「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因為真明白了，真的體會到了持名念佛了生死的重要與逼切，才發心參加佛七，為契入念佛的法味與心要中，否則，以前的我對念佛常是有口無心的。

學佛修行的人，若光求解，而不去行，不去實踐出來、修證出來，便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與成就。唯有在有生之年，早日精進用功，累積淨業的資糧，臨命終時，才能順利搭上這隻等待



我們十劫的度生大法船啊！而這些資糧是什麼呢？簡言之，便是信願行、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持佛名號。所以為了成就道業，為了積聚淨土的資糧，再怎麼辛苦，也要回山打佛七，接受靈巖山寺嚴格的鍛鍊與薰陶。

誠如妙蓮老和尚所開示的——打佛七就是打掉我們的財、色、名、食、睡，打掉七情六慾……，也等於是跟我們累劫的業力與習性作戰，所以，常常會有各種的障礙發生。

而一向安逸舒服慣了的我們，一旦上山想要精進用功時，因為山上作息時間與方式完全與俗家的生活不一樣，頭一、二天都會叫苦連天！如果缺少堅強的信念與意志力，就會向業習投降而半途而廢，甚至以後都不敢再來嘗試了！

例如一個抽煙或抽鴉片已上癮的人，一旦決心戒除煙癮或毒癮，他就必須能熬得過、忍得住那種毒癮、煙癮發作時身心方面

的煎熬、痛苦，然後才能真正斷除惡習。

同樣道理，來山打佛七，剛上山的頭二、三天，因為睡得少、吃得簡單而且只有吃兩餐，共修之外的時間又需拜佛五百拜，否則需念佛一萬聲。這些每天固定的功課，對我而言，真是天文數字。可是別人做得到，為什麼我卻做不到呢？若不是平常缺少磨練、不夠用功，怎會如此禁不起考驗，反正，不管如何，必須盡力去圓滿就對了，畢竟吃苦是了苦，享福是消福。

說真的，頭一、二天常會昏沈、四肢無力，爬樓梯時，也常是舉步維艱的（體虛故）。因為共修之外，還要利用私人時間趕功課，拜佛念佛，又過午不食六天，一向不太健壯的我，常常覺得快受不了、吃不消了。但每當想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若此生不了脫，何時才能了生死？一切唯有「忍」，當我實在受不了，多次想放棄用功而下山時，唯有祈求——阿彌陀佛、觀世



音菩薩救苦救難，助我一臂之力，加持弟子能勝過一切的障礙與考驗啊！既然「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不管如何也要度過這七天的！

奇妙地是，等到第三、四天後，在大眾共修的莊嚴梵唄聲、念佛讚佛聲中，身心得到非常清涼、安詳、舒暢的法喜！心靈上、精神上好像突然卸下重擔那麼地輕鬆與舒暢。每當一陣陣的槌椎聲、念佛聲響起時，一聲聲打掉了多少的妄心雜念與業障煩惱，也打醒了沈睡已久的法身慧命。

時下有些人認為信佛、念佛是迷信或抱怨佛法不靈，應知：「尸羅（註1）不清淨，三昧不現前」，其實，並不是佛菩薩不慈悲、不感應，而是業重凡夫不持戒、不用功或用功不得力，才無法與之相應！「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怪誰呢？

末學多次在念佛共修時，於緊湊不斷的莊嚴佛號聲中，不知

不覺地融入阿彌陀佛大光明藏（慈光）中，剎那間，全身好像醍醐灌頂般清涼與清明！佛的光明震懾了每一個細胞！佛的加持力震醒了每一條神經，不由自主的，一股無比感恩、懺悔的淚水奪眶而出！畢竟這六字洪名包含了多少慈悲願力、功德力與攝受力。當我們念佛時，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體會阿彌陀佛的偉大與悲願，這句聖號是我們無量劫來沈淪生死苦海中，真正能令我們當生得度的光明與希望啊！當我憶起阿彌陀佛的悲願與功德時，叫我怎能不感極而泣？

在因地時，阿彌陀佛經過了五劫長時間的思惟修習以及兆載永劫的積聚功德，才成就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歡喜等待九法界的眾生往生到那兒修學無上究竟的佛道，再迴入娑婆廣度有情。只要我們肯深信、切願，一向專念，這一切的利益都是垂手可得！奈何？多少的薄福障重眾生，雖然也遇此淨土法門，還是無



法信受奉行，更難指望能老實念佛了，這也難怪啊！這是能使我們當生成就無上佛果的大乘法門啊！若沒有無量劫來種下善根、福德、因緣的有緣人，是不會相信接受的啊！《阿彌陀經》上也記載，釋迦牟尼佛說：「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

世尊就是因為五濁惡世眾生難信此法，才須說法四十九年，傳了八萬四千個法門，為順應八萬四千種眾生的根基，如同學校教育子弟，也是從小學、中學之後才能授與大學的教育。同理，每個眾生根性與法緣不同，並不能同時接受這個大乘頓超極圓的法門，所以才須講三藏十二部正法，但最終都匯歸於一部《無量壽經》，總結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蓮池大師說過：「三藏十二部留給他人悟，八萬四千門饒與他人行」，正是此意！再看夏蓮居老居士的偈語：「此事本來也太奇，頓教一念越三祇，佛

云難信誠難信，萬億人中一二知」。

釋迦牟尼佛為愍念我末世重障凡夫，根機淺薄、知識昏迷、如同眚盲難見天日，不能識心達本，斷惑見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常在娑婆六道輪迴受諸苦惱，莫能出離，佛陀欲暢本懷，故以無問自說，特開此淨土法門，借果修因，使眾生能仗佛力往生，普皆得度，同圓無上佛道。

當然，釋迦牟尼佛是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來此世界成佛的，凡行菩薩道須三大阿僧祇劫的長時間才能圓滿福慧，然後再以一百劫的時間來種「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因啊！這些都顯示著菩薩道的難行難忍。同修們，有機會請研讀一下《悲華經》，看看因地中的釋迦牟尼佛是如何行菩薩道的！他為了成就佛道，行布施波羅蜜，為了調伏教化眾生，多生多世毫無怨悔地布施身、血肉、頭、目、耳、鼻、舌……使一切人民、飛鳥、禽



獸各各自恣取用。皆令滿足，然後悉發無上道心，或發聲聞、辟支佛之心。

於往昔萬歲之中所捨無量無邊阿僧祇身，一一壽命自以血肉施予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悉令飽足乃至一念不生悔心，如是的大悲、大願、大捨之心，每個有情眾生莫不為其大悲心、大悲行感動不已啊。此時此刻，才真正知道什麼是行菩薩道啊！其實，如世尊因地時的菩薩行豈是你、我小心量的業障凡夫所能行能忍的啊？

難怪，寶海梵志（世尊前身）於無量劫前在寶藏如來座前發五百誓願時，也說過：「世尊！我如是苦行，過去眾生未曾有能做如是行，未來眾生亦無能做如是苦行，及餘外道、聲聞、緣覺、大乘之人，亦無人能做如是苦行！」

所以，凡供奉釋迦牟尼佛的佛堂都稱「大雄寶殿」，道理在

此啊！還有一段可表達昔日的世尊始終大悲無私，《悲華經》中所述世尊於往昔修菩薩道時，「為一一眾生種善根故，於十劫中入阿鼻地獄受無量苦，畜生、餓鬼及貧窮、鬼神、卑賤人中，亦復如是。若有眾生空無善根，失念焦心，我悉攝取而調伏之，令種善根乃至賢劫，於其中間，終不願在天上、人中受諸快樂，唯除一生處兜術天待時成佛」。

然後看看《悲華經》中如何描述我們這個五濁惡世？五濁惡世之人能做五逆，毀壞正法，誹謗聖人，行於邪見，離聖七財（註2），不孝父母，於諸沙門、婆羅門所心無恭敬，作不應作，應作不作，不行福事，不畏後世，於三福（註3）處無心欲行，不求天上人中果報，勤行十惡趣、三不善（註4），離善知識，不知親近真實智慧，入於三有生死獄中，隨四流（註5）沒在灰河，為癡所盲，離諸善業，專行惡業，如是眾生為諸佛世界



所不容受，是故攢來集此世界，以離善業行不善業，行於邪道，重惡之罪積如大山。是故一千四佛大悲不成，不取如是弊惡之世，也就是說無量劫前於因地時，有一千四佛不願來此五濁惡世成佛教化我們？實在是因為這個世界太惡濁之故啊！幸好，在因地時有一位大悲菩薩——寶海梵志，不忍心捨棄五濁惡世的厚重煩惱眾生，依然不違本誓下生惡世成佛教化我們，且久在生死，忍受諸苦，以諸菩薩三昧力故而不捨如是眾生（現在的我們皆屬此輩）。

看完這段經文，才知道真要萬分感謝釋迦牟尼佛的大悲、大捨、大雄、大力的救護。他從不捨棄我們業重的五濁惡世凡夫，若沒有他的大悲願力示現成佛教化我們，到今天，哪來的佛法可照醒我們迷失已久的癡暗呢？若沒有釋迦牟尼佛的度化，哪會遇此殊勝的彌陀法門，可使我們有橫超三界的機會？如今仰惟釋迦此方發遣，彌陀即彼國來迎，彼喚此遣，豈容不去也？唯應勤心

奉法，畢命為期，捨此穢身，即證彼法性之常樂（摘錄於《觀經四帖疏》）。

其實，應該懺悔自己罪障煩惱那麼樣地深重，竟感招投生在這些諸佛世界所擯棄、千四佛捨棄的五濁惡世！怎還能不痛下鞭策自己，斷惡修善，力求無上道，發心學佛，改過自新，依教奉行，以報佛恩於萬萬分之一呢！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者，是名真報佛恩啊！

佛陀曾教我們要厭離娑婆，欣求極樂，蕩益大師說：娑婆就是內心污穢所感得的世界，要厭離就是厭離內心種種污穢。要放下的是內心不良情緒、內心的五濁惡世（貪、瞋、癡、慢、疑）；而欣求極樂是欣求內心清淨，當心清淨時，就和極樂世界相應，其實極樂是自己招感的淨業果報（清淨世界）。

一切含靈若各以現前一念業識心專緣一句阿彌陀佛，久久勤



持，能令無明業識漸漸銷融，直到消除盡淨，於晝夜六時皆歷歷分明，只有一句阿彌陀佛洪名，此時，「自性即是彌陀，彌陀即是自性」。

所以，所謂「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必須是真用念佛功夫，念佛念到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不二；土外無心、心外無土，心土一如，方名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而這種境界，不肯用功念佛的人是無法見的。

大眾上山來打佛七，是以共修的力量薰修自己，在七天中精進用功念佛以深入念佛法味，但離真正的念佛三昧恐怕還早呢！念佛念到妄想雜念少了，這證明功夫得力了，再進一步就是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後就是定了，然後從此事一心不亂，再提昇至理一心不亂的「實相念佛」。

只要能一心念佛便可漸次到實相念佛的功夫（自然而達

到），所以，念一句佛號就是修無量的法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部《無量壽經》就是一部大藏經，若不研讀《無量壽經》就無法明白阿彌陀佛於因地是如何修行？如何發願？如何成就淨土的依正莊嚴？一切事相理體若沒有相當的認知時，又將如何學佛心？學佛行？發佛願？如果我們念佛的心，不能與阿彌陀佛的悲心、願心相應，那又如何能蒙阿彌陀佛的護念與加被，以期早日業障盡除，成就淨業呢？問題是我們真的去實踐了嗎？做到了嗎？每當念佛共修時，常看到很多人表情木然或一副苦惱相，有口無心地嘴巴念佛，但心裡卻忘不了俗事煩惱、恩愛情仇……，妄想一大堆，如果真能體會阿彌陀佛與釋迦牟尼佛的悲心切願——多生多劫以來為我們所受的苦、所流的血汗、所犧牲的頭、目、手、足……，這一切都是為了拔度眾生了脫生死到彼岸，使我們今天有佛法可聞，有法門可修，有這句「阿彌陀佛」



聖號可令我們藉以了脫生死，當生成就三不退轉的無上究竟佛果，如果我們都明白諸經深義，就該無比地歡喜，無比地感恩，無比地恭敬，無比地專注，一心一意地恭念南無阿彌陀佛了。

最後提醒諸位同修，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黃泉路上無老少啊！請把握當下這一刻吧！莫忘了——時時念佛持戒，持戒念佛，同生西方。

註解：

1 尸羅 梵語。為六波羅蜜中之「戒行」，乃佛陀所制定，令佛弟子受持，以為防過止惡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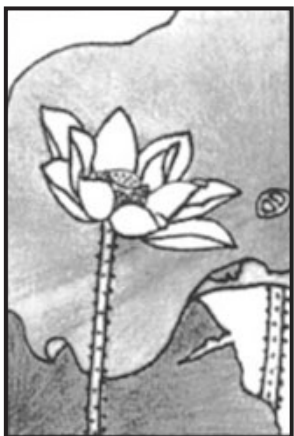
2 七聖財 謂成就佛道的七種聖法，以其所持之法能資助成佛，故稱為財，即信（信受正法）、戒（持戒律）、慚（自慚而不造諸惡）、愧（於不善法心生羞愧）、聞（能聞正教）、施

（捨離一切無染著）、定慧（攝心不散，照了諸法）。

3 三福 指施、戒、修三福業。施，布施沙門、苦行者、乞者以飲食、衣服……等，或行身業之施、語業之施、意業之施。戒，離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放逸等業。修，修習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4 三不善 即貪（染著順境）、瞋（忿怒逆境）、癡（無明、不辨事理），此三者為生起諸惡的根本。

5 四流 又作四暴流。暴流為煩惱的異名，以煩惱能使善品流失，猶如洪水使家屋、樹木流失，令眾生於生死中流轉。分別為欲暴流（五欲）、有暴流（色界、無色界之貪慢疑等）、見暴流（錯誤偏邪之思想見解）、無明暴流（與癡相應之煩惱）。



▼性梵法師▲

蓮宗初祖慧遠大師



平生事蹟簡述

慧遠大師，姓賈氏。在東晉成帝咸和九年，距今約一千六百年前，生於雁門樓煩，即今山西省代縣。幼年便很好學，十二歲隨母舅遊學，博通六經，尤善周易老莊。年二十一歲與弟行至太行恆山（在今河北省曲陽縣），聽道安法師講《般若經》，頗有悟入，歎說：「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同時從安公剃染出家，兄名慧遠，弟名慧持。勤修三學，精進不懈，常以夜續晝，以大法為己任。二十四歲便登座說法，引老莊之學，以解佛經，聽者了然，故安公特許其不廢俗書。

後隨安公南遊，孝武帝太元九年，在湖北省襄陽縣辭安公至湖北荊州，住上明寺。不久擬往廣東羅浮山潛修，經過江西省九江縣的廬山。此山高三千餘丈，周圍二百五十里，九山層疊，九

水分流。遠公見廬山秀麗清靜，於是停息。最初住龍泉精舍及慧永法師的西林寺。但以人多寺小，刺史桓伊即為另建東林寺以安大眾，時太元十一年也。

遠公住東林寺率眾行道，四方清信僧俗共集有一百二十三人，皆修淨土法門，一時蓮風大扇。謝靈運雖未入蓮社，卻發心鑿池種蓮。遠公乃造西方三聖像，於像前創立白蓮社，令劉遺民著〈發願文〉，共同發願往生西方安樂世界。遠公威儀嚴肅，凡有見者，莫不深敬。如陶淵明、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見便心伏。又如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畢穎之、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均一時俊傑名士，皆依止座下，入蓮社同修淨業。

此時在江東一帶，經法缺少，禪法無聞，律本不全。遠公乃創般若、佛影二堂，請一禪匠率眾習禪、觀想念佛。令弟子到月支、安息、罽賓等處，延請梵僧，請回梵本，有百卷之多，如



《十誦律》等，皆傳譯流通於世。聞鳩摩羅什大師來到中國，即遣書問候，書中有說：「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什公答書曰：「經云：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仁者備之矣。並贈偈頌：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公亦答以偈頌：「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

在中國，原無涅槃常住之說，只言有壽命長遠而已。遠公慨嘆說：佛是至極聖人，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十四篇，在此論中說：「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

體極為宗。」《智論》新譯出，秦主姚興請遠公作序，遠公抄錄其要，將百卷縮成二十卷，並為作序，序中說：「生途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鑑以求宗。鑑明，則塵累可止，而儀相可睹。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淨，有無交歸矣！故游其奧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為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答桓玄



書有「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等語，復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三報論〉、〈明報應論〉、〈念佛三昧詩集序〉，及詩偈銘記等共十卷，皆見於《廬山集》中，惜〈法性論〉已失傳。

遠公居廬山東林寺三十餘年，並在廬山建有崇福寺、大林寺、化城寺等道場。三十餘年，影不出山，形不入俗。據《龍舒淨土文》及《廬山十八高賢傳》所載：師初居廬山十一年中，在澄心觀想時，曾經三睹阿彌陀佛聖像，皆沈默不言。至義熙十二年七月底，於般若堂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化佛，水流光明，皆如經說。佛告其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遠公知往生時至，即現有疾，製遺誡：「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畢盡之期，便欲絕跡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

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於今時至，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至八月六日入滅，住世八十三歲，僧臘六十三夏。將終前諸大德請飲鼓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又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未及半卷，即便坐化，「道存人亡」，良可悲嘆！

開示法語摘要解

（1）立遺誠說：「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

□解 神不昧，是臨終思專想寂，心不顛倒，意不貪戀。理



不昧，是臨終一心正念，觀境冥合，理事無礙，無生而生，生即無生。達其誠，是說只要能表達萬分精誠，大慈大悲的彌陀必滿我往生之願也。這就是平常所說感應道交，必須眾生有感，佛必有應。

（2）作《智論抄》序說：「生途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有無迴謝，生滅一化。無性之性，謂之法性，畢竟同淨，有無交歸。」

□解 一切有為法，有生有滅，此名生途。皆是因緣所生，所以找不到他的始點，故曰兆於無始之境。世間萬物之生滅變化，全是緣起對待的幻相，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故曰構於倚伏之場。如《大涅槃經》說：「本無今有，今有還無，三世有法，無有是處。」如《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是諸法法性，諸法實相。所以修學佛法，應當「從有以

觀無，從無以觀有。就萬法以觀其緣起性空；見緣起性空，而達其一心二門。」如是便能明心見性，不廢森羅萬象，了諸法唯有一心所顯。悟解相識皆空，達心性無名無相。一心則非無，無相則非有。非有非無之性，此名無性。無有性，無無性，名為法性，此是萬法共有之性，故曰：畢竟同淨，有無交歸，斯其至極也。

（3）〈念佛三昧詩集序〉中說：「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專則志一不分，寂則氣虛神朗。：：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頽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

□解 遠公先解說：「專思寂想」，故名三昧，也就是正定、正受。平常說，淨業行人要「一心正念」，一心，就是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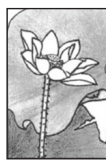


其心，沒有散亂，此名專思。正念，念就是想念，妄想念頭寂滅不起，此名寂想。所以無論觀想或持名念佛，能達到一心正念，那便是專思寂想。日久功深，成為自然，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名為證得念佛三昧。因此，淨宗蓮友要牢記遠公的寶貴開示，在日用二六時中，經常保持「一心正念」、「專思寂想」，決定能得成就淨業，往生極樂。「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這二句話是說，大家都希望往生淨土，能在無邊法海中，廣大法性中，有一點契入證得。那麼飲一滴海水，就如已飲全大海的水，無有不同，生極樂即是生華藏世界故。

「功高易進，念佛為先。」這二句話，與文殊菩薩所說：諸修行門，無過念佛，大意相同。是說修別的三昧很不容易，就是修成，其功用不如念佛三昧，如《智度論》所說，有能除淫，不能除瞋癡等，唯有念佛三昧，能滅種種煩惱、種種罪業，故曰

「功高」。不論智愚貴賤、在家出家、士農工商，人人能修，故曰「易進」。所以古德說，淨土法門，下手最易，成功最高。希望淨宗蓮友！不要朝三暮四，見異思遷，決定修此淨土法門，一心正念，報盡為期，若不往生，無有此理。

「感寸陰之頽影，懼來儲之未積。」這二句話，是說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人生在世，能有多少時間，可以讓我們安心辦道，準備往生資糧。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也如龍樹菩薩對曇鸞大師說：「已落葉不可更附枝，未來粟不可倉中求，白駒（光陰）過隙，不可暫駐。已去不可反，未來未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可迴。」故凡有智慧的人，都必須在未老未病未死以前，放下萬緣，看破世情，勤修五念法門的淨業，那就儲積了充足的往生資糧，到大限來時，蒙佛接引，徑生極樂，豈不快哉！若不如此，隨業受報，仍然輪迴六道去，那



就受苦無窮了。

「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前二句話，是勸誡大家，修行沒有什麼祕訣，唯一要萬分誠敬。當入佛堂（法堂）用功時，必須身心內外清淨，儀容端正整肅，面向西方，如親見彌陀。故曰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後二句話是勉勵大眾，務必至心精進，做到心心無間，念念相繼，細水長流，不捨晝夜。如紫柏大師說：「合眼睡時便忘記念佛，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人生時如覺，人死時如夢，睡夢中念得佛的人，臨死自然不亂也。」《論語》說：「孔子也，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這是我們淨宗蓮友應該效法做到的。請參閱我寫的《無量壽經講義》，第一九五頁至二〇二頁，及四三一、二頁，可幫助你至心精進，成就淨業。

（4）致羅什大師書中說：「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無我法二執）為心。會友以仁（慈悲）者，使功不自己。」

□解 這四句話雖是稱讚什公之詞，其實是一切菩薩的座右銘！若心有執著，我見不忘，貪瞋癡慢，只為自己，無慈悲心，便非菩薩。

我再把遠公的珍貴開示歸納來說：先要在理上——了達諸法無性，唯心所現，緣起性空，一心二門，遠離空有斷常的邊見，具足二諦二智的中道正見。然後在事上——保持專思寂想，一心正念，唯專唯勤，必誠必敬，遠離散慢懈怠之過，具足三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五念（禮拜、讚歎、作願、觀察、迴向）之行。能如此，敢保人人都能上品上生。有一點更要注意效法的，就是遠公在病危臨終之時，耆年長老們請他飲鼓酒以治病，他不允許。再請他飲米湯，他說已過午，不可飲。最後請



飲蜜水，他還不肯，要律師們查明律部，可飲始飲，查未及半，他便入滅。大家想想：生死關頭，此何時也。疾病痛苦，此何境也。勸飲蜜水，此小事也。他尚且仍然嚴持佛戒，抱定「寧可持戒而死，不願破戒而生。」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真是一切佛弟子的最佳榜樣。今日有些掛名持律的大德擅開方便之門，與遠公對照起來，那就太不如法了。中國淨土宗因有遠公的以身示範，所以千餘年來，一脈相承，都是以持戒為根本，以淨土為歸宿。

復次，如《世說新語》卷中所載：「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希望今日僧青年仰懷先哲，當更自愛自勉也。

錄古德讚歎詩

不出廬山種白蓮，修觀立社集群賢，
聖容三睹金池上，知與彌陀大有緣。

□解 遠公住廬山東林寺，領眾勤修淨業，三十餘年，沒有走出廬山，送客以虎溪為界限。有一次陶淵明與陸修靜來訪談，陶是儒門之傑，陸是道家之士。三人談道，相契於心，遠公送之，不覺越過虎溪，忽聞虎叫之聲，三人相與大笑，後人傳繪為三笑圖。東林寺是在東晉太元十一年所建立，至太元十七年，謝靈運始為遠公鑿池三所，池內種白蓮華。所以此詩說「不出廬山種白蓮」。據智者大師寫給秦王楊廣的書中說：「遠公初止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



後在林右建立伽藍，故名東林寺。」可知，遠公初到廬山，是住山下的龍泉精舍及西林寺，與佛陀耶舍等，共修念佛觀。到後來太元十一年才有東林寺。於是四方清信僧俗雲集，常住專修的有一百二十三人。遠公始創立蓮社，率眾專修觀想念佛。故詩曰：「修觀立社集群賢」。「聖容三睹金池上」，這是讚歎遠公於十一年中，三次於禪觀中，見到阿彌陀佛的金身，站在七寶蓮華池上。「知與彌陀大有緣」，這是讚歎他與阿彌陀佛結有很大的法緣，才能多次見佛。更在臨終前七日，見到彌陀的他受用報身（註），身量遍滿虛空，這是現生得念佛三昧的境界，太希有難得了，要與佛有緣才有啊！

又有《淨土詠史》云：

蓮社開端接後人，翕然緇素總來親，

十年三睹莊嚴相，定做金台上上身。

□解 翕，音緝，大眾一致，稱為翕然。出家曰緇，在家曰素。四眾一致來親近，故曰翕然緇素總來親。十年中已三次見到彌陀莊嚴相，臨終定能乘金蓮台上品上生也。

註：他受用報身 指諸如來由平等性智所示現之化他的微妙淨功德身。如來周遍法界的實智身非菩薩因人所見，故如來以平等性智、自他平等的大慈悲，應十地菩薩的根性顯現大神通，令諸菩薩受用大乘法樂。



▼性
梵
法
師
▲

蓮宗二祖善導大師



平生事蹟簡述

善導大師，不知其出生何時何處。在我國唐朝貞觀時期，距今約一千兩百餘年，到汾州（即今山西省汾陽縣）石壁谷玄中寺，見到道綽禪師的淨土九品道場，歡喜讚歎說：「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因此，勤修淨業，志切往生。旋至陝西長安（當時帝都），弘化淨土法門，振興蓮宗，三十餘年，自行化他，功德最大。所以世人皆稱他為善導和尚。

導公凡得供養，好的供眾，劣的自用。持戒苦行，人不能及。不倒單，不蓄錢。曾請人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施人持誦。又請名家畫淨土莊嚴圖，計三百餘幅，引人啟信。行不共眾，恐散心雜話故。當時受他教化的四眾，有誦《彌陀經》十萬

至五十萬遍者，有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者，或有得念佛三昧者，或有瑞相往生者，其數甚多。導公不勸人修觀，只勸人持名念佛。他自己念佛一聲，便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百千句，亦句句有光明，唐高宗賜其寺名為光明寺。後於寺前樹上投下捨身入滅。平生著述有：《觀無量壽佛經疏》四卷、《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讚》一卷、《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一卷、《往生淨土法事讚》一卷、《往生禮讚偈》一卷等，流通於世。修淨業者，不可不讀。世人傳說他是彌陀化身，又是永明壽禪師的前身，所以後世即以壽禪師的生日，十一月十七日，作為阿彌陀佛的聖誕。

開示法語摘要解

（1）問：何故不令人作觀？導公答：「眾生障重，境細心



粗，觀難成就，是故大聖（佛）悲憐，直勸專稱名號。正因為稱名易故，只要念念相續，畢命為期，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難得一二，千中難得三四。何以故？什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指大小本《彌陀經》）故，不順佛語故，念不相續故，雖作行業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障往生正行故。……但使專念者，十即十生。雜修不至心者，千中無一。普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勵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為期，前念（念佛）命終，後念即生（淨土），永受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

□解 淨土宗自廬山始創蓮社，二百餘年間，在四種念佛中，都是修觀想念佛為多。迨至道綽大師及二祖，才提倡專一持名念佛，不雜觀想及其他行門，故使此三根普被的易行道，

能得易信易行，易得成就往生。從此持名念佛之風氣大開，由山林僧侶及士大夫階層，普及到廣大的社會，成為人間佛教的主流，「家家觀世音，人人彌陀佛。」源遠流長，時間已有一千餘年，空間則傳入韓國、日本，這都是道綽及善導大師隨機施化的功德。二祖前面的開示，文淺易解，不須多說，唯應依教奉行。「勵心」，是說：真為了生死的心，決要生淨土的心，要時常提起，勉勵自己，務必今生成就一心不亂，捨報往生極樂。「克己」，是說：要看得破，放得下，不再執著身心為實有，不再貪戀娑婆的幻境，乃至家親眷屬，功名富貴，一齊放下。不再貪愛五塵六欲，乃至文章技藝。簡單說：「勵心」者，欣求門。「克己」者，厭捨門。具足欣厭二門，專勤持名念佛，晝夜莫廢，盡報精修，畢命為期。這樣必得成就淨業，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功不唐捐。



(2) 作〈臨終正念文〉說：「知歸子問曰：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便屬後世。一念差錯，便墮輪迴。小子累蒙開誨，念佛往生之法，其理甚明。但恐病來死至之時，心識散亂，仍慮他人擾亂正念，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徑之方，俾脫沈淪之苦。導公答曰：凡一切人命終欲生淨土，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離苦得樂，乃最稱意之事。當放下身心，莫生戀著。凡遇有病之時，便念無常，一心待死。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什之話，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若病重將終，親屬不得哭泣，勿使有絲毫罣礙，失其正念。若得明曉淨土之人，前來策勵，極為大幸。若依此者，決定超生無疑也。又問：求醫服藥還可用否？導公答：初不相妨，若殺物命為藥則不可。又問：求神祈福如何？導公答：人命長

短，生時已定，何假鬼神延之耶！又問：平生未曾念佛人，還用得否？導公答：一切人皆可用之，皆得往生。死門事大，須是自家著力始得，若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

（3）《往生禮讚》中說：「又勸行四修法，用策三心五念之行，速得往生。一者恭敬修——所謂恭敬禮拜彼佛及彼一切聖眾。二者無餘修——所謂專稱彼佛名，專念專想專禮專讚彼佛，及一切聖眾，不雜餘業。三者無間修——所謂凡禮拜、讚歎、憶念、觀察、迴向、發願等，心心相續，不以餘業來間斷。凡起貪瞋煩惱，隨起隨懺，不令隔念隔時隔日，常使清淨。四者長時修——凡有所修，皆畢命為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也。」又說：「若入觀及睡眠前，應發此願：『弟子某某現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日遇善知識，得聞彌陀本願名號，一心稱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本弘誓願攝受。弟



子不識阿彌陀佛身相光明，願佛慈悲，示現身相。觀音勢至諸菩薩等，及彼世界清淨莊嚴光明等相，令我得見。』發此願已，一心正念，即隨意入觀或睡眠。或有正發願時，即得見，或有睡眠時（入觀時）得見，除不至心，大有現驗。」

明蓮池大師讚曰：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觀其自行之精嚴，利生之廣博，萬代而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脫非彌陀，必觀音普賢之儔也，猗歟大哉！

古德讚歎詩

念佛長安化盛行，一聲出口一光明。
寫經繪畫難思議，無盡資糧助往生。

□解 此詩淺顯易懂。我們只要以導公為模範，廣修福慧資

糧，助成往生。勸人念佛往生，是一切助行中最重要的事。導公他雖然是一個苦行頭陀，但卻與人廣結佛緣法緣。他雖然專一持名念佛，但亦不廢供養、禮誦、讚歎、懺悔、隨喜、迴向、發願等行門。「無盡資糧助往生」應銘記不忘，但要注意，所修一切功德資糧，要至心迴向往生極樂，發願普與諸眾生，同生淨土，同成佛道，同化有情。

又有《淨土詠史》云：

畫三百壁淨土相，寫十萬卷彌陀經，
貴賤不論皆激勸，況登高柳定祈生。

□解 今時有人只重念佛，百事不為，錯了。祖師尚且廣修功德，激勸世人，同生西方。後學豈可不努力加鞭，自度度人！

誠

▼釋

道

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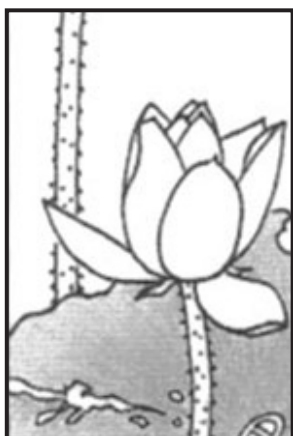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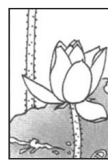
摯

的

祝

福





媽媽，阿彌陀佛！

記得以前媽媽常說，我們晚上很晚回家的時候，您累了，躺在床上，可是心裡還擔心著我們，總是睡不著，等到我們回來，聽到關門的聲音，才安心地睡去。太感謝慈悲的母親這樣疼愛我們。

母子連心，我們也擔心媽媽沒有回到家，外面的世界這麼險惡，車水馬龍、形形色色、恩恩愛愛、悲歡離合，這些生死輪迴的路，我們走了那麼久、那麼累、那麼地無奈，怎麼不趕快回家呢？

阿彌陀佛過去走的也是跟我們一樣生死輪迴的路，在看過十方佛土，無量無邊的眾生正受苦受難，於心不忍之下起運慈悲，發了四十八個大願。這四十八願就是我們最真切的期盼，就像在

波濤洶湧的大海中，被救上平坦的陸地，那樣地真切、那樣地感恩，並且無後顧之憂。

這是真正的家啊！投入彌陀願海，大家都在極樂國度，蓮花池畔見面，該多好啊！在這輪迴的路上，即使情愛難捨，要平安地見面都沒有那麼容易。媽媽！您投入彌陀願海，信真願切，回到家，我們就安心了。

我們所修諸功德迴向，必定令母親與父親均霑法益。
誠心誠意地希望大家都念佛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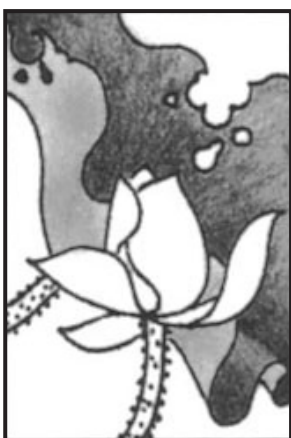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道 彌 合十

于母親節前夕

▼常隨▲

如何護持親人往生





俗話說：中年多變故。隨著我們成家立業，逐漸步入中年之際，父母親也在不知不覺之中髮蒼視茫、逐漸老邁了！眼見慈愛的雙親，一生為我們做牛做馬，辛苦備至，在遲暮之年，時日不多，卻仍然資糧未備、道業未成，身為子女的我們，內心能不感到焦急萬分嗎？

現代人多提倡「生涯規劃」，舉凡子女學業、個人事業，莫不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詳加計劃，細想，人生數十寒暑，如夢幻泡影般，匆匆而逝！我們肯為這短暫的「夢幻人生」詳細規劃，卻少有人肯為那永恆莊嚴的往生道業做「生」涯規劃，這樣怎算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呢？尤其是我們最親、恩德最重的父母的道業，更是要我們早日規劃、努力護持。所謂「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這是我們日夜所企盼的！

然而，親人能否往生，卻有其主、客觀因素，必須因緣具足才得往生。所謂主客因素，就是往生者本人深信切願執持名號，家人平日盡心護持，臨終謹慎從事、如法助念，加上蓮友從旁幫忙、誠心助念。主客三方因緣和合，如鼎三足，一定百不漏一，萬修萬人去了！

如何護持親人往生，依時間的過程，略分平時、病後、臨終三個階段來敘述：

平時

一、陪做功課：認真、有恆地做好早晚課，是往生資糧的主要來源。老人體力較差，精神不繼，坐下來就容易打盹，而且氣力不足，要持續出聲念也力有未逮。若子女能常陪老人家做功課，自己的功課不斷而父母道業有成，豈不一舉兩得！



二、鼓勵散課：一般老人心常散亂，有的回憶過去，憂慮未來；有的擔心子孫，猜疑他人；瑣碎細事，常起煩惱。修學淨土，應當憶佛念佛，淨念相繼。平時常雜念紛飛，往生恐有障礙。如能鼓勵親人剋數散課，紛散雜念就能漸趨純淨。所謂「事父母幾諫」，這也是要子女勉力做去！

三、行解相應：淨土法門著重信願行，不一定要深入經藏，但也要先行隨分解。父母年過半百，固然不須研經學教，但對於佛法的大要，尤其淨土法門的要點，必須再三強調，深烙腦海，如此方可使父母親人痛念生死無常的苦楚而發菩提心，以深信切願的志向而持佛名號。

然而漫談無根，不如引經據典。因此每天晚課後，不妨念一段經文法語，再針對親人的情況引申對治，如此既有根據，又機理雙契。至於所念的經文法語，不必龐雜廣泛，但直指淨土宗

要，言簡意賅即可，以下幾部提供參考：

（一）《印祖文鈔》（或《文鈔菁華錄》）：《文鈔》普被三根，大凡敦倫盡分，深信因果，專修淨業，去障除病，內容包羅萬象，卻又處處指歸淨土要義。可以說是近代人修學淨土、出離生死的無上妙方！

（二）《龍舒淨土文》：言語淺近而意旨深遠，內容完備卻又簡潔扼要。詞語殷勤懇切，可謂剖心瀝血，又夾以事例法語，是一部事理完備的淨土宗概要。

（三）《無量壽經》四十八願：知阿彌陀佛慈悲本願，使親人的發心與佛心相契合。尤其第十八願十念得生願，令一切念佛人，對往生起無窮的希望與信心！

（四）雪公老師有關淨土的開示：如《雪廬老人淨土選集》、《新元講席貢言》、《淨土安心法門》等。雪公老師一生



專弘淨土，所說法要殷殷懇懇，毫無廢言，一字一句皆如暮鼓晨鐘，足以振聾發聵，為往生西方的最佳導航。

（五）往生實錄：尤其《明倫月刊》所刊過的往生事例，都是當代蓮友大德，甚至有些是父母所認識的蓮友，讀來倍覺親切，容易升起「彼即丈夫我亦爾」能不精進奮發的志向！

病後

老人身體脆弱，而無常迅速，猶如石火電光，入道機緣卻往往稍縱即逝。因此子女對父母道業要念茲在茲，對父母的身體也要反應敏銳，一有病痛，就要有無常將至的心理準備，而迅速採取行動：

一、告知病情：父母若得重病、絕症，須委婉告知，不必一味隱瞞，致使措手不及。並且善加慰導，早為往生道業做最後衝

刺！此時子女陪做功課要更密集，督導散課須更懇切，早晚課應加強發願，及祈求臨終無障礙。

二、啟請善友：啟請熟識善知識蓮友定期陪父母念佛，並開示祖師法語。這些開示與鼓勵，將如清涼劑般，不僅能消除病人的煩惱，也能使久病頹喪的身心，一次次地提振起來。

三、勸慰發心：每個人宿生都有業習，今生也難免許多業障，再經久病的折磨，更容易哀聲嘆氣、怨天尤人。如何針對父母的內心障礙，加以對治化除，是病後開導的一大課題。這時須常引導父母發起三種心：

（一）懺悔心：令知這些病苦障礙都是過去、今生，自己所造的罪業招感而來的。必須在佛菩薩、大眾前發露懺悔，不再怨天尤人。內心懺悔清淨，念佛就容易感應。

（二）菩提心：發菩提心，則心與佛氣氛相同，定能感應佛



慈接引。因此勸父母發菩提心——自念過去、今生父母仍輪迴六道，其恩德未報，願往生西方，再迴入娑婆度父母家人及一切有緣人，並願今生所受種種苦難，不願他人再受，願能往生再來度盡一切同受苦難的眾生等。

（三）信願心：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且能得聞淨土法門，此又難上加難！如此良好機緣，若今世不往生，一入輪迴便萬劫不復，永難再遇得度機緣了！而西方極樂，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上善聚會，清淨莊嚴。佛言所說，經典所載，絕不騙人，況且往生前賢多如牛毛，只要依經典所說深信切願，絕對可以往生，不必懷疑！

四、依靠阿伽陀藥：久病之後，家人往往病急亂投醫，終日忙於找名醫、跑偏方，把病人當「藥櫥」及「試驗品」，反而把最重要的——念佛求生西方最要緊的事，排在其次，或漠

然視之！因此生活的步驟亂了，佛號也提不起來了，等到醫藥罔效，無常已至，措手不及，便瞞頂而逝，兩頭落空，真是令人惋惜！殊不知阿彌陀佛是阿伽陀藥，萬病總持，能一心念佛，壽未盡則病速癒，壽已盡則速往生。其中的輕重賓主，此時必須決然判明，不可混淆，才是真正求往生的人！

甚至也有人平時念佛求生西方，病後卻反而對阿彌陀佛失去信心，而改念其他經咒，忙於做其他法事，將終日練習的「看家本領」、「往生靠山」束諸高閣，以為「念佛不夠力，須再念其他」，平日八識田種下這「不信」的種子，臨終如何依靠佛力往生？蕩益祖師說：「非信不足以啟願，非願不足以導行」，「信」立不住腳，「願」、「行」當如何真切？而且雪公教化，師承印祖，莫不極力提倡專修淨土，專念彌陀，諄諄教誨，言猶在耳。若病後亂了陣腳，雜亂無章，那麼有師承竟然變成了無師



承，可貴的無價珠寶從此拋了，豈不大大可惜！

五、溝通家人：平日即須度化其他家人，病後更要加強臨終助念的溝通，可將《臨終三要》、《飭終須知》等開示拿出來與家人研討。對於重病、絕症的安寧照顧，避免不必要的急救、無意義地延長生命等，要事先取得共識，以免其他家人由於無知愚孝，反而障礙父母往生大事，將父母推溺於輪迴大海。

六、準備助念事宜：助念的場地可先設想周全，力求莊嚴乾淨，令往生者能安適，蓮友助念也方便自在。該準備的物品是否備妥完善？如助念袋、痲子粉（斷氣後灑於床腳四周以防螞蟻）、佛像、掛勾（先釘好）、床、被等，都放在固定地方，交代清楚，緊急時馬上能取得。

七、寫好「臨終緊急處理程序」：放在家中人人知道之處，並影

印交代相關人等。內容從病危助念場地的安排、助念物品的放置到家人的電話、請求助念的單位、個人的電話等，都一一寫清楚，以免緊急時心慌意亂，掛一漏萬。若能事先啟請一二位熟識、有經驗的蓮友當助念時的總幹事，到時坐鎮指揮，安排一切助念護持事宜，那就更加穩妥了！

臨終

護持親人往生，到臨終時是最後成敗的關鍵，前面辛苦的鋪排，就是為了這時候能開花結果，也由於「平時」、「病後」的種種準備，「臨終」便自然能按部就班、水到渠成。

一、依緊急處理程序，冷靜處理：若誠心誠意為父母往生道業，虔誠念佛，必蒙佛加被，內心自然趨於平靜，不會過於哀傷而亂了方寸。



二、助念排班：每班以一個半小時或兩個小時為原則。每班儘可能安排一位「值班幹事」，擔任該班現場指揮以溝通家屬、護持亡者，凡是助念場地的空調、通風、位置調度、引磬輪換、啟請慰導、排除障礙等周邊護持，都由值班幹事指揮，以護持助念順利進行，達到最大的助念效果。

三、注意適切的慰導：臨終適時的安慰、開導，可使親人生起深信切願的心志，所以印祖《臨終三要》第一便是「善巧開導安慰，令生正信」。而親人斷氣前固然要為他慰導，斷氣後，神識並不一定馬上離開，因此斷氣後數小時內，也須視情況慰導，但不必太頻繁或慰導太久。

四、家人投入：臨終是往生或輪迴千鈞一髮的時刻，試想，這時的親人多麼需要我們的幫助！因此，家人須萬緣放下，全力投入助念，不可將助念託給蓮友，而自己瞎忙於喪葬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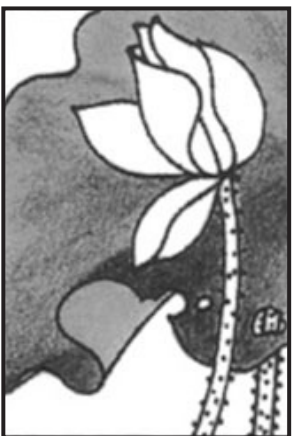
因為家人與父母最親，念佛最能懇切，喪葬之事不必急於一時，待助念完再辦理即可。家人助念也須排班，可採坐姿，不必定要長跪或盤腿，因為如果不是久修習慣的人，必定腿痛而無法專心念佛。家人助念可坐在後排，或亡者腳下，以免動情哭泣而影響亡者的正念。

以上種種護持工作僅供參考，因各人家庭情況不同，因緣有異，未可一概而論，如何施行也須視個別狀況加以增減。然而護持親人往生，有一不變原則——凡有益親人往生之事，不論大小，現在就盡力去做；凡有害往生之事，不論大小，現在就要盡力排除。

《彌陀經》上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父母的福善因緣要早日籌辦，子女對父母的護持則要直下承擔，付諸實行。光陰易逝，機緣難再，一旦父母不在，便成子女終生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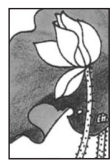


憾！誠然，往生有其主客觀因緣，但是，為者常成，行者必至，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為人子女的，但求恪盡心力，努力耕耘，但願阿彌陀佛憫我愚誠，垂慈接引，若父母能因此蒙佛哀憐攝受，往生西方，從此俯謝娑婆，永斷生死，與諸聖眾，共沐蓮池，把臂言歡，直趨無上佛果，豈不妙哉！願與諸蓮友大眾共勉之！（選自明倫雜誌第二八三期）



▼ 濯 生 ▲

二林居士的臨終慰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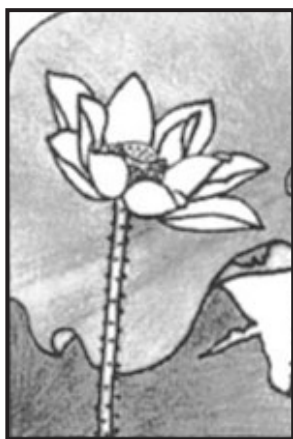


有一天，汪大紳患病起不來了，彭二林居士基於至交情誼，引了一段古人的公案故事，提醒大紳要特別留意臨終的最後一著。

聞子與是蓮池大師的在家弟子，當他病重時，向身邊的人說：「我將直往西方了！」不久，神志昏亂，幾乎不能持佛名號。心裡開始恐懼起來，趕緊叫家人請僧人來助念。這樣過了一天，神志還是昏亂，他打起精神說：「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拔也。」要拔去生死的根本——貪愛心，全靠自己，別人幫不上忙。他的念頭轉到這裡，就從床上起來，盥洗身子，穿好衣服，在佛像前，焚香燃臂，哀苦懺悔，徹夜未曾有一點倦怠。之後，再坐下來，神志就安定了。他披上海青，告別大眾，便安詳往生。

聞子與的最後一著，走得如此好，並不是他有怎樣過人的生平，彭二林居士認為，這是子與「以一念之決，遂能放下萬緣，直往無礙。」子與在病痛得佛號提不起來時，回頭一念，想到此刻不把握，任他昏亂下去，那生死大事何時能了？要待何生方度此身？在此關鍵時刻，主角是我，旁人只是來幫助提醒正念而已，往生的主力還是自己啊！他奮起精神，全力一搏，唯往生西方是願，終能蒙佛接引往生。二林居士形容「這便是了生脫死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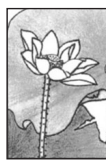
二林居士懇切地叮嚀汪大紳，在這個節骨眼要咬定牙關，正念分明，一心念佛，才不枉費了多生培植的善根，和佛菩薩的提携恩德。（選自明倫雜誌第二七七期）



悼亡母

▼ 賴其萬 ▲

憶往事



母親賴楊秀女士生於民前三年農曆二月十四日，卒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農曆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有四。想及自己滯留異鄉十七載，未能晨昏定省克盡孝道，深感歉疚無法釋懷。回來美國以後，一則心事重重，二則時差無法適應，多少個夜晚獨自一人在夜深人靜時，坐在書房，追憶她的生前往事，而百感交集，無法自抑。乃決定以這枝禿筆抒發我這海外遊子的喪母之痛。

媽媽的病

還記得那是一九八三年，仁妹打電話來說，媽媽在長庚醫院超音波檢查出有肝癌的現象。摯友廖運範醫師在電話中，十分詳

細地為我解說。母親根本沒有肝癌症狀，只是因為過去有肝炎的病史，所以才防患性地做這檢查。廖醫師安慰我說，她這麼小的腫瘤這麼早期就診斷出來，預後可能會比一般有症狀才被發現的肝癌要好得多了。我接著便與一些醫生朋友討教，最後決定一切委託這方面權威的台大內科宋瑞樓教授與外科魏達成教授。他們非常仔細地為母親檢查，而後提出一種我所不曾聽過的非外科治療：肝血管栓塞。

當時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是，需不需要告訴母親她的診斷。兄弟姊妹大家一起商量結果，認為母親的性格恐怕一聽說是癌症，她的心理壓力會太大，而無法接受。大姊還指出當年媽媽被發現有子宮癌時，我們決定不告訴她老人家，而開刀以後她接受放射線治療時，看到一些癌症病人面黃肌瘦、病痛絕望的神情，十分感慨地對我們表示，她非常慶幸自己所患的不是癌



症，而言談間意味著如果有這種絕症的話，她可能不希望再接受治療。我們就這樣地下了決定暫時瞞著她，只告訴她有良性肝腫瘤。

我們趕回台灣而在魏教授的推薦下，母親在台大醫院接受了放射線科曾旭明醫師的栓塞手術。當時這手術才剛開始介紹到台灣不久，而且母親的腫瘤又長在十分深入的部位，要將導管送入這十分細小的肝動脈非常地困難。曾醫師試了不曉得多少次，而魏教授也從頭到尾在旁幫忙鼓勵，最後終於順利地將導管送入營養肝癌細胞的小血管，成功地堵塞了這幾條助紂為虐的肝癌血管。內科宋教授對媽媽的恢復十分滿意，而曾醫師利用斷層攝影，許金川醫師利用超音波檢查也都看出比意料中更好的反應。我們就這樣子讓母親過了好幾年非常快樂的時光。

母親在宋教授退休以後改由內人的同學賴明陽教授照顧她，

而媽媽的高血壓也在李源德教授的親切照顧下安然無事。幾年以後，這腫瘤又漸漸地增大起來，終於又接受了再一次的栓塞手術。

這時聰明的媽媽也似乎開始懷疑我們是否沒有對她實說病情。我看得出她十分希望由我這唯一學醫的兒子身上獲知一點「真相」，但她也十分坦率地對我說，她很怕知道實情，如果我們認為最好不要讓她知道的話，她也可以了解我們的孝心和體貼。我當時十分矛盾，以在美國行醫這幾年的經驗而言，我們幾乎很少不對病人實說病情的。事實上很多病人也十分感激讓他們知道實情，因而有機會自己安排生命最後有限的時光，而可以比較無憾地過世。

我記得在這種萬般無奈的心情下，也曾虛心地與當時才高中一年級的大兒子宏倫討論，應不應該對他祖母實說病情。宏倫



列舉一大堆的理由，認為毫無疑問地需要實說。他與我爭辯到激動地說：「爸爸！你並沒有權力剝奪祖母獲知她自己病情的權利！」我當時也十分激動，非常迫切地希望他可以了解我們作此決定的苦衷。我想兒子從小在美國長大，未必真正了解這不只是代溝，而且是文化背景截然不同所造成的不同見解。我一方面因為兒子表露出對他祖母的真情而感動，但一方面也因為他無法贊同而感到懊喪。

第二次的手術由於腫瘤已在肝臟內擴散開來，無法像第一次那般順利，而且也無法達到理想的效果。媽媽在手術後痛苦了好幾天，身為醫生，在至愛的母親病榻旁，聽著她的呻吟卻只有無助地用口頭安慰她，別無他法。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有機會回台大醫院神經科講學一個月，這對我個人而言，既可以回報過去幾位師長教我育我的苦心，也

可以在母親辭世以前，有機會隨侍她老人家。我們兄弟姊妹七人都與父母重聚一堂。

記得有一個晚上，在爸爸媽媽上床以後，在大哥家聚會。我報告回台一兩個禮拜以來與幾位照顧媽媽的醫生討論病情結果，認為肝癌已急速擴散，實在已沒有任何勝算的治療。最近向台大腫瘤科請教的結果，也認為從白血球數字看來，化學療法恐怕弊多於利。二哥認為，既然西醫等於是已經放棄的話，就應該考慮中醫或其他方法。我出國已十七年，實在也不敢對本來就沒有多少認識的中醫作評估，所以如果大家認為應該試試中醫，我也不阻止。我們在非常沈痛地討論以後，用表決方式贊成二哥的想法。

接著討論是否應該讓爸爸知道媽媽病情的嚴重性。當初所以瞞著是怕爸爸性情中人，一知道媽媽有絕症，恐怕無法藏得住感



情，而被媽媽識破。但是到這種地步還不告訴他的話，將來他能無法接受遽然喪偶的打擊。於是全體通過必須在短期內，適當的機會告訴他老人家，而這責任我就義不容辭地擔當下來。想不到每一次話到口邊就不忍心說，尤其看到爸爸還在計畫明年一月到新加坡二哥家，慶祝他們的六十年鑽石婚，我就怎樣也說不出來。眼見著再沒幾天就講學期滿須束裝回美，我就急得有如熱鍋螞蟻。終於有一天天下大雨，我陪爸爸撐著一支大雨傘去理髮，爸爸扶著我的肩膀，剎那間對爸爸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親近感。於是我很婉轉地告訴他，媽媽不久於人世的惡耗。爸爸意外地鎮靜，問了幾個相當理智的問題，以後他就非常地沈默。我送他到理髮店以後，就由那兒直接去上班。我打電話給在家的妹妹，要她特別注意爸爸回家後的心情。晚上妹妹告訴我，爸爸整天很靜，對媽媽說他們已經很久沒有一起去看電影，是不是可以帶她再去重

溫舊夢。我們聽了都忍不住流下淚來。爸爸以前不管多忙，總是每個禮拜帶著媽媽上電影院、吃館子，比我們這些子女都還來得羅曼蒂克。但這幾個月，媽媽的健康急轉直下，他們成雙入對地出門也已只限於早上一起坐車子去中正紀念堂運動而已。唉！我相信爸爸說這話時，也知道一起看電影的奢望是再也無法在今生今世實現的。

八月底離台那天與母親辭行時，明知很可能是最後的一面，但我也只好強顏歡笑與她約好明年在新加坡慶祝他們的鑽石婚。回美幾個禮拜以後，猛然發覺我開始非常殷切地希望由二哥處可以聽到他所要請教的中醫師會有什麼高見。我不禁自問我這種態度的改變是不是非常矛盾嗎？後來因為種種的關係，中醫這條路也未有進一步的發展。



病情加劇、臨終、死別

十二月七日我正在西雅圖參加美國癲癇學會，那夜晚夢見我手持一個住址，「……八號二樓」。我不記得是什麼街名，只是很清楚地記得是在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問路，路人指著那條街，但我走到那兒就是看不到「八號」，我又回去問那路人。他很不耐煩地又指著同一方向，我又回去才終於發現在兩個大門之間，有一個小門通向樓梯，赫然有個門牌寫著「八號二樓」。我循著樓梯而上，聞到一股馥郁的濃香，發現媽媽正在用心地作菜。她一看到我，就露出一副非常慈祥美麗的笑容。她的臉兒是那麼完美，那麼……。我突然夢中驚醒過來，心中十分不安。我就打了電話，才知道媽媽病情突然加重，再住進台大醫院。隔天妹妹說媽媽意識已昏迷，我心中突然有一種莫名的欣

慰，這種矛盾的心理，恐怕很難為局外人所了解。

自從一九八三年她被診斷為肝癌以來，我身為醫者深知醫學的有限，一旦到末期，她恐怕要經過幾條路：肝昏迷、大量出血、骨轉移或肝癌急速增大而產生劇痛。幾年來我一直擔心，她將難免有骨轉移或其他病變，引起更進一步的病痛。所以一聽到她昏睡過去，我直覺地為她感到慶幸，但接著對自己的反應有種說不出的厭惡感，個人感慨很難為外人道也。

接著便是急於趕回台灣隨侍她老人家，憂心忡忡，唯恐見不上她最後一面。惦念著媽媽的心使我在機上的最初幾個小時坐立不安，既無法看書也無法入睡。最後勉強看了兩場電影，很快地，機上報告台北天氣，飛機也開始下降，此時心境又開始起伏。上午八時零二分，飛機抵達中正機場，較預定時刻慢了十七分。這一點點的誤差，在這種長途飛行，實在無可厚非，但我現



在這種寸金寸光陰的心情下，居然十分惱怒。

一下飛機，弟弟載我直奔台大醫院，病榻上的媽媽，全身黃疸，雙眼微閉，呼吸急促，口鼻覆蓋高氧氣面罩，十分嗜睡，偶而張開眼睛，也不太能認識我，一陣心酸，積了幾天的淚水奪眶而出，再也無法自抑。再問媽媽可認識我，她老人家突然睜大眼睛叫我一聲「賴其萬醫師」。媽媽從來就不曾這樣叫過我，但一知道她至少叫得出我是誰，已心滿意足。我只覺得在飛機上的祈禱實現了。

家人自從媽媽住院以來，即在她的床側播放佛家阿彌陀佛的誦經錄音帶，當時我總覺得很不習慣。想不到幾天幾夜地隨侍床側，我才發覺好幾次也在不知不覺隨著錄音帶唱經誦佛。尤其是夜半三更，萬籟俱寂的時候，我特別能感到這誦經帶給我一種心內出奇的寧靜與安詳。相信媽媽如果當時的神志能聽到的話，她

也一定會深受其惠的。

媽媽似乎非常不高興她需要戴著氧氣罩以及鼻胃管，所以我們只要稍微不小心，她就會自己拿掉氧氣罩，而每次氧氣沒有接上，她的血氧濃度就一下子由九十幾掉到五十幾。所以不管白天或晚上，我們總要有人扶著她的手。護士小姐不忍心看我們如此勞累，好意地拿了一些約束帶教我們如何把她的手綁起來。妹妹性情中人，一看這些約束帶就哭成一個淚人，死也不肯用。

我身為醫者，對這種短期約束病人，本是十分司空見慣，但看到妹妹如此，也於心不忍。第二天放射線科來床側照X光片，技術員要求護士小姐用約束帶把媽媽的手綁起來以避免她亂動，而且要求家人都離開病房以免輻射。我突然間反射式地要求那好意的技術員不要用約束帶，我可以留在病房內扶著她的手，她就不會亂動。



我因為工作上很少接觸放射線，所以接受一點輻射不至於有什麼問題。妹妹知道我本來對約束帶的看法，也知道我如何對她過份感情化不以為然，所以十分驚訝我的改變。我們倆人心照不宣地對看了一眼，我知道她多麼贊成我的建議。

這幾個晚上我扶著媽媽的手時，常常想到這雙纖纖玉手是兒時撫我育我的手，就無法自抑滿眶的熱淚。媽媽偶而睜開眼睛，我們就提醒她是在台大醫院，我們有哪些家人在這病房內陪她，而我們每個人也煞有介事地自我介紹一番。好像在這種反覆幾次的介紹下，媽媽又有幾次跟著叫出我的名字。

這種半意識下的說話，在醫學上到底有多大意義，實在有待商討。臨床上，我們常碰到一些家屬將病人無意識的反應誤以為是好轉的跡象而興奮時，我總是很客氣地指出，這可能不見得真正代表病人是在好轉。記得有一次一位住院醫師問我，為什麼要

那麼「殘酷」地破壞家屬的「幻象」。我回答說，如果不點破這種不真實的希望，而讓家屬將來無法面對事實時，那將會更殘酷。

我常對醫學生以及住院醫師解釋我的行醫哲學：如果我們一直把家屬的希望吊得太高，與現實離譜，他們將來無法接受現實時，那就罪莫大焉。想不到今天我身為腦神經科的專科醫師，卻反而一廂情願地為媽媽這種意識迷糊中，偶而叫出類似我的名字而興奮不已。唉！一切事情當你付出太多的感情時，往往就會失去理智。

回來第三天，媽媽的心跳開始有不規則的跳動，但是血壓、呼吸卻是毫無變化，血氧濃度也在高氧面罩下繼續維持下去。這時我開始擔心，媽媽這樣拖下去，到底有多大病痛，而幾天臥床引起的褥瘡也一定會惡化。她雖意識昏迷，但呼吸都夾雜著呻吟，在夜深人靜，聽她聲聲無奈的喘息，做兒女的實有說不出的



痛苦。嗎啡由肌肉注射，或由鼻胃管灌入，都不見得對她的呻吟聲有任何變化。她的聲音真的是代表著痛苦嗎？嗎啡引起的唯一變化似乎是呼吸變得不太急促，這剎那間我不禁自問「安樂死」在台灣是不是合法呢？

唉！看著至愛的慈母如此受苦，而身為醫者又無能為力，真是心如刀割。我開始默禱，希望她老人家放下心，灑脫地離開人世，前往極樂世界。我相信與她恩愛夫妻結褵快六十年的爸爸，是她最無法放得下心的，所以我在床側特別安慰她，我們子女一定加意照顧爸爸，就有如她生前一樣。說也奇怪，在反覆默禱以後的兩小時內，媽媽的脈搏開始明顯地變弱，而血壓也漸漸降低。

家人信佛，我們也想到「臨終助念，安詳往生」，到底什麼時候我們應該要求辦理自動出院，讓媽媽在家過世呢？十二

月十六日下午，媽媽呼吸已慢下來，血壓降到心縮壓只有五十左右，脈搏也再摸不到，心跳變得十分薄弱。我們適時地做了決定，外面安排的急救車十分有效率地接上氧氣與靜脈點滴，護士小姐也十分體貼家人的意旨，把鼻胃管、導尿管通通拿掉。到家以後，我再恭敬地將面罩與頸靜脈導管拿掉，在家人與佛家法師誦經聲中，媽媽很快地過去了。

死後八小時我們家一直有人朗誦佛經，說也奇怪，媽媽的臉兒慢慢地，在阿彌陀佛聲中漸漸恢復她往日的慈祥安寧。身為醫者，我也不得不對這種現代科學所無法解釋的生死奧妙謙虛地產生一種虔誠的仰慕。面對著媽媽，我一邊與家人誦著佛經，一邊也開始領悟到這種宗教氣氛的確可以幫忙生者接受至愛的家人再也無法與我們在一起的殘酷事實。

家人對我回台日以繼夜地隨侍媽媽十分感激，但他們哪裡



知道我出國十七年，未能隨侍左右的遺憾，如果沒有這機會，將會終身永遠無法釋懷。「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

我看了不少小說電影，應該非常清楚人臨終是什麼樣子，行醫二十三年更看夠生死的過度，甚至已經麻木了。沒有想到當我面臨自己至愛的母親過世時，當我日以繼夜地看著她漸漸消失時，我才發覺電影小說把這過程太濃縮簡化，而我進進出出垂死病人的病房時，也因為未曾像家屬一般地廝守在床側，無法體會這種面臨生命即將逝去的無奈。我的人生旅程大半時間總是恹恹惶惶，席不暇暖，總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但這次在家母人生終點到達的瞬間，卻深深地感受到分秒有如年月般地長，長到我現在還覺得家母的逝世就像發生在昨天一樣。

爸爸與媽媽由戀愛、結婚、生子、生孫，快六十年的寒暑，

一直是如膠似漆地相親相愛。爸爸常常打趣地說，他們所以能如此恩愛地過一輩子都是因為媽媽「絕對服從」，而每次媽媽一聽他在吹牛，就馬上回他一句「不知道誰在對誰絕對服從」，而引起我們哄堂大笑。唉！我們再也聽不到他們這種打情罵俏了。爸爸在媽媽入殮前深情地看著媽媽，低聲地對我說：「你媽媽的臉兒是那麼地春風，她好像眼睛就要打開來，好像有話要對我說呢！」我與爸爸對看了一眼，爸爸！我同意您，媽媽的臉兒的確看來真像是要向爸爸再說什麼的。其實我也知道媽媽想說什麼，她一定不願意她心愛的終生伴侶因為她的離開而無法自持。她是想勸您好好節哀，自己保重。

我在去年八月回國講學一個月而有機會與媽媽在一起一段時間，媽媽也表示自己知道在世的時日有限，而不時向我說出心中對爸爸在她百年以後不知能否承受而擔心。我當時也安慰她船到



橋頭自然直，果真媽媽有天先爸爸而去，我們做子女的一定會盡心盡意地照顧爸爸。唉！多麼遺憾這對被親朋羨慕的神仙夫婦竟然在不到一個月就是他們結婚六十週年的紀念日乍然分手。

爸爸對我們說他不想用「告別式」這個字眼，他說他要改為「惜別式」。我們大家都能了解他的用意。他說他非常愛惜他這廝守終生的伴侶，他無法一下子就與她告別。果真這是不可避免的離別，他一定要非常愛惜地與她道別。當我聽到他在交代這用詞時，我強忍著眼淚，但現在回到美國寫到這裡，我卻再也記不得英雄有淚不輕彈的古訓了。

媽媽與我

媽媽生我時，正值二次大戰末期，全家疏散到橫溪。我生

下來沒幾天，我倆雙雙染上瘧疾，差點送命。我從小就體弱多病，媽媽常說我是七個兄弟姊妹中，最使她勞累的小孩，也因為如此，她對我有點偏愛。我小時十分頑皮，常惹得嚴肅的祖父責怪媽媽不會管教小孩。媽媽告訴我，她不曉得為了我受了多少委屈。媽媽很少聲色俱厲，她總是慈言善語，循循善誘地勸導我。記得有幾次，媽媽被逼得在祖父面前教訓我，而我不識好歹地還跟媽媽裝瘋作癲。媽媽被我逗得忍不住笑出來，而更被祖父責怪她不會教孩子。

媽媽對我們子女的決定一向十分尊重。記得我要考大學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特別對醫科有興趣。但我常聽媽媽說她最擔心我的健康，她也常說她非常希望家人能有一個作醫生，她晚年就可以不用擔心沒有人照顧。我就這一種赤子之心想要報答她老人家而決定了我的生涯。記得當時十分疼我的建中老師吳治民先生就



非常反對我選醫科。他說他最反對台灣人的父母盲目地強迫子女念醫而抹煞了多少人才。他說我每天嘻皮笑臉的快樂相是不太適合行醫生涯。吳老師語意深長地問我，是否願意每天與愁眉苦臉的病人為伍。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很誠懇地謝謝他的特別關懷。我告訴他，我所以選醫科，事實上父母絕對沒有施壓力。我是希望將來可以照顧父母，報答他們對我年幼多病的照顧，而我將來也可以照顧自己的身體，不用再勞累母親。我說我不忌諱每天看愁眉苦臉的人，但我會非常得意當我發現他們走出我的診所時，他們已不再是愁眉苦臉。吳老師對我的答覆十分滿意，而媽媽也對我的孝心非常感動。但是，曾幾何時，我滯留國外多年未能履行初衷，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惆悵。

在我進入台大精神神經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第二年，我發現我開始喜歡上一位差我兩年的學妹。當我們感情直線上升

時，我才想到我一直未有機會徵求媽媽的意見。記得第一次介紹給媽媽時，我是多麼擔心媽媽的反應。想不到媽媽十分尊重我們年輕人，只要我們兩人真正互相了解，能夠同甘共苦，他與爸爸會由衷地替我們祝福。記得媽媽對我們兄弟姊妹結婚前的忠告都是一句話：婚後一定難免有衝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相罵時，千萬不要用太惡毒、太傷對方自尊心的話。我們日後都深深體會媽媽這句聽來十分平凡的話，實在道盡了夫妻相處之道的精髓。

媽媽的為人

媽媽對祖父祖母的侍候極盡孝道，是鄰居親友有口皆碑的，而她對家父在感情上以及事業上的幫忙也是眾所周知的。她對我們子女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我們兄弟姊妹七人，加上伯父伯母



很早過世，遺下兩女一男，所以我們一共十個小孩把媽媽累壞了。記得媽媽有一次告訴我一件非常感人的事，她說那時剛好小產，醫生囑咐她一定要臥床休息，但她沒有遵照醫生的話，拖著虛弱的身體去參加大堂姊的小學畢業典禮，結果失血過多昏倒在會場。她說她的婦產科醫生非常生氣地責怪她沒有醫學常識，未能聽從醫生的囑咐。媽媽說其實她也知道自己不應該去，但善心的媽媽深怕大堂姊看到大家都有母親參加這個重要的人生里程碑，而會感傷自己的雙親已故。她很語意深長地說，如果這是她自己小孩的畢業典禮，她就一定不會那麼勉強地冒險。還記得人家問媽媽她有那麼多小孩子，她最疼哪一個，她總是笑著說，她有十隻指頭，每一隻指頭切到，她都會很痛的。

記得媽媽第三次接受肝癌治療時，我因為醫院工作抽不出身，由內人回去照顧她老人家。在手術後，她十分痛苦而無法入

睡，內人身為醫者也無能為力，只能隨侍身旁善語安慰。今年八月我回台講學，媽媽提及上次內人回去照顧她的事，非常感激她十分誠心地照顧。她說只要她一翻身或一出聲音，妻就馬上起來問她是否需要什麼幫忙。媽媽說如此無微不至的照顧，一點也不亞於自己的親生女兒。她說她到後來就是很痛也不敢翻身，她寧可忍著痛，也實在不忍心讓妻太辛苦。這種婆媳間互相體貼的感情，使我感動得眼淚都流出來。

八月我回台，媽媽的肝功能、造血機能，以及肺轉移已是病入膏肓，我們也知道不久就必須面臨這不可避免的人生終點。媽媽對我說，她有一個願望就是我能夠常常寫信給她。我從小與媽媽就有很多的共同話題，但我的筆跡常使媽媽因為看我的信而眼酸頭痛。所以媽媽說以前一接到我的信，總是憂喜參半：一方面高興聽到我的消息，但一方面也擔心她的眼神。我們後來就改用



越洋電話而不再寫信，但她說電話還是不如寫信，後者往往比較可以溝通彼此的想法。她問我是否可以考慮用中文電腦寫信給她。我非常感謝今年八月在台大醫院講學的一個月，神經科的鄧小姐不嫌麻煩地教我學會了使用倚天，而回美以後，我每個禮拜總不忘寫一封家信，與母親談心。

當時由於我意識到媽媽對自己不久於人世有相當的焦慮與不安，所以信中我也有心地介紹佛家一些有關生死的說法，我希望這種哲學觀念可以幫忙她勇敢地面對這不可抗拒的死亡，我有意無意地常提及「成住壞空」、生死難以預測、一切要看開的道理。想不到她有一次與我通電話時，竟十分關心地問我，是否我最近有憂鬱失意的心事，把我搞得哭笑不得。媽媽就是這樣總是擔心我們的身體、心理、事業，而忘了她自己的存在。

結語

在感傷母親的逝世而無法自拔時，想起最近在一位同事的喪禮中，聽到他的好友為他吟誦的一首十分富有生死哲理的詩。我記得當時聽了十分感動也抄了下來，並譯成中文寄給母親，我就以這首詩來結束本文。

她來了／哈立 荷蘭

我站在海岸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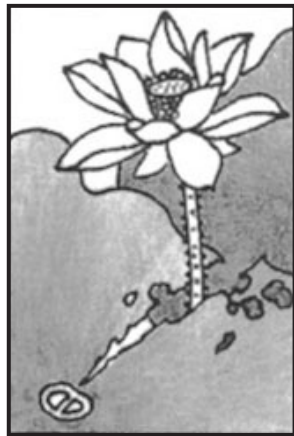
看著一條小船揚著白帆乘著清晨的微風開向海，

她是美的化身，我佇立凝視著她，

直到她消逝在水平面的剎那，有人說「她走了」。



走到哪兒？只不過是從我的視界消失而已，
看不到她的是我，不是她，
而當有人說「她走了」的瞬間，
有人在彼岸看著她出現，
而大聲地歡呼「她來了」。
這就是由生入死的過程。



▼淨業▲

一心出三界，

一念轉乾坤

陳媽楊松妹老居士，生於民國十六年，屏東縣佳冬鄉人氏，與陳安亮先生結褵，遷居高雄，育有三男二女。陳伯父退休後，一起移居台中，與次子甘煌同住明園。

自知得病 但求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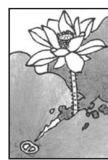
老居士在民國八十四年，因為發燒咳嗽不停，經檢查得知疑似肺癌，醫生勸她住院開刀切除，老居士以「責任已了，年紀也夠大了，但求往生而已」，拒絕手術。而後以肺癆來治，卻一直咳不停。民國八十五年八月，發燒不退，再入院檢查，確定是肺癌，醫生說還有半年的生命。當時馬上辦出院，在車上，老居士感慨地說：「我的一生就到此為止了。」

心平氣和 準備往生

老居士自知得了絕症，有時也會感慨業障何以如此深重，但是大多能心平氣和接受結果，不怨天不尤人，漸漸開始準備往生的事情。

首先，將往生要穿的衣服——內衣褲、羅漢衫、海青各一套準備好，以繩子綁好放在塑膠袋。並且找出早已準備好的相片，然後將金子首飾一一送給媳婦、女兒。通知高雄的子女到台中，當著先生、子女的面前，將後事一一交代清楚。之後，便心無掛礙，專心念佛求往生。

老居士自從得病到往生前三個月，近兩年的期間，只是咳嗽不停，一直消瘦，身體並未感到太大的痛苦。往生前三個月，癌細胞漸漸擴散，阻塞食道，吃東西有嘔吐的現象，所以早晚只喝



一杯果菜汁，後來咳得愈厲害，身體就愈虛弱、愈痛苦。

病危之後 惟佛是念

往生前一個月，有幾次喘不過來，病情十分危急，老居士便移到客廳，排班助念，老居士都能隨大眾念佛。有一次，從晚上七點念到隔天六點，老居士整夜多是開口隨大眾念。病危時，甘煌就在老居士耳邊提醒：「媽！有發願往生否？心裡有念佛否？」老居士皆點頭首肯。病中能念佛，往生就很有希望，帶給日夜辛勞照顧的家屬莫大的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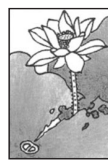
老居士自移到客廳後，便不願再回寢室，隨時準備往生，家人也二十四小時在旁輪班看護。往生前這最後一個月，老居士只有兩、三天稍微昏沈，其餘時間大多和癌症病人一樣，睡得少，

醒時多，一醒來就念佛，未曾顛倒昏迷，念累了，就休息，醒來就喘著息，隨大眾念佛，痛苦時，就求阿彌陀佛。如此，由白天到夜裡，再從黑夜到白晝，一直持續到往生前一天。

臨終時刻 猛念佛號

往生前一天，老居士連果菜汁也嚥不下。老居士平時是坐坐躺躺，坐一、兩小時就須躺下來，但是這一天，卻從早上九時到晚上七時，一直坐在椅子上念佛。老居士隨著急喘的呼吸，念了近十個鐘頭的佛號，不急不緩自顧自地念，不管旁人誰來誰去。

可是，晚上十點四十分以後，老居士卻一反隨著喘息一句一句念佛的常態，似乎是預知時至，突然張口快速猛念佛號。對於三個月來，只喝果菜汁，今天又念了一整天佛的病危老人，哪來



的氣力可以猛念佛號呢？家人、蓮友直覺有異，不敢離開，也暗自讚嘆：「太好了！」老居士的佛號念得快速猛烈，讓一旁助念的人跟也跟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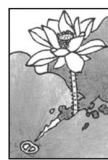
次日早上，陳伯父端果菜汁來給她喝，老居士搖頭，陳伯父就在她的耳邊說：「你已經不能喝了！你的歲壽已經到了，你自己要有覺悟！」老居士點頭，表示知道了。老居士從昨夜的出聲猛念佛號，這時漸漸轉成金剛念，再轉成唇角微微一動的默念。

十一點二十左右，老居士鼻中仍插著氧氣，以減輕急喘的痛苦。這時甘煌就跟老居士說：「媽！現在很緊急，您要拿出最大的虔誠、最大的恭敬。現在您的身體、呼吸什麼都不要靠了！要完全依靠阿彌陀佛，其他什麼都不要靠了，這次一定要往生！」老居士已無力點頭，卻以明亮堅定的眼光看著甘煌。陳伯父見時刻差不多了，怕影響老居士往生的決心，便上樓去。甘煌趁此時

拔去氧氣，老居士吸了幾口氣，過幾分鐘後，便清清楚楚自在地往生了！這時刻是八月五日早上十一時三十分。往生後，排班助念二十四小時。

往生之後 額頭溫熱

老居士往生八小時後，蓮友掀開陀羅尼經被，見老居士臉色安詳，沒有苦相。再輕探離頂門三公分處，猶有溫熱，且額頭冒有汗珠，正合佛經所云：「頂聖眼生天」的現象，可以驗知必生聖境。再從老居士往生前的信願堅定，臨終時的正念分明，及往生後的頂熱瑞相，可以確認往生極樂淨土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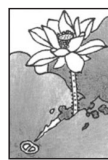
平凡婦人 往生因緣

老居士原是一介村婦，識字不多，何以能安詳自在往生呢？細察老居士往生的前因後果，的確是具足了多善根、多福德的往生因緣。

一、恭敬三寶：老居士往生前一個月，一直躺在客廳佛前，老居士常在佛前懺悔說：「弟子不幸得此病，心中慚愧，躺在佛前更有失恭敬，請阿彌陀佛原諒。」老居士得病前每日佛前上香供水，擦拭佛案，二課不斷，如今因病重躺在佛前，其恭敬不安的心情，可想而知。老居士對於法寶的恭敬，從她糾正陳伯父的讀音上可見一斑。往生前幾天，陳伯父在佛前用台語念懺悔偈，代為懺悔，由於是客家人，台語發音不準，念到「一切我今『皆』懺悔」時，把「皆」念成台語的「假」。老居士聽到，即以微弱的聲音糾正說：「什麼假懺

悔！應讀『《五》』懺悔才對。」她對僧寶非常敬重，有一次家人以「往生之後比出家人還殊勝」勸她發願往生，老居士一聽，即正色地說：「不可說出家人的事情。」

二、專修念佛：老居士來台中前，雖然信佛虔誠，但對淨土法門的「專念彌陀、信願往生、當生成就」的重要性並不清楚。一向是觀音、藥師以及各種經咒羈雜著修。自親近台中蓮社，經師長蓮友的引導之後，才懂得要發願求生西方淨土，要專念彌陀，要當生成就，遂逐漸放下以前所誦的經典，單持一句洪名。每一次病重，痛苦難受時，便恭敬懇求：「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阿彌陀佛」，旁人問：「為何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老居士答：「同樣啦！我現在已經專念阿彌陀佛了，阿彌陀佛大慈大悲，他一定會來救我的！」往生前，家人問她，往生後的喪葬事宜，要不要誦



經、拜懺，老居士皆以「只要念佛」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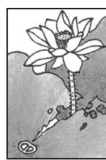
三、深信切願：老居士平素對夫妻子女的世情及貴重物品看得淡薄，病重時，凡有掛礙之物，即布施出去。自知身患絕症，便不做治療、不吃偏方，一心求往生。臨終前一個月，身體一動即喘，只喝果菜汁，無力排便，身子愈發虛弱，然往生之願卻愈堅固，只要清醒必定念佛。遇到病苦折磨時，即求佛：「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快來接我，不要給我這麼痛苦，讓我臨命終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顛倒，自在往生。」往生前，性情柔和，不呻不吟，不因久病而煩躁。有人前來開示慰導，皆能歡喜感激接受。蕩祖云：「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老居士憑的就是深信切願，故能成就往生之功。

四、大眾護持：往生前一年，老居士自知得了不治之症，即通知

其他子女來台中，告知病情，一同共修念佛，並決定不送醫、不急救，叮囑助念事宜，後事一律聽從蓮友的指揮發落。子女每月都來台中共修，以消除異見，凝聚共識。

然後，在客廳設一小佛堂，家人開始陪老居士作早晚課。每週請蓮友講祖師法語，以砥勵往生的信念，並討論助念場地，準備助念的相關物品，擬訂臨終時緊急的處理程序。凡有益往生之事，無論大小，盡力準備，凡有害往生之事，不論大小，盡力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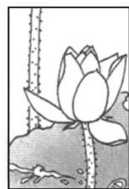
老居士往生前一個月，兩位媳婦放下家務，二十四小時輪流陪侍念佛，子女偶而亦請假來陪著念佛，全家一條心，助親得往生。而蓮友共住的明園，更是老居士往生的最大助緣，有一次，甘煌問老居士：「媽！您若能往生，您覺得最大的因緣是什麼？」老居士馬上答說：「是住進明園。」明



園、德苑為佛教社區，住眾多為蓮友，每週固定來陪老居士念佛，各地聞訊的蓮友也前來隨喜念佛。這些助緣如一支一支的強心劑，增強老居士往生的願力，時以「一定要好好念佛求往生，以不辜負大家！」來自勉。

五、業消障除：老居士年輕時為生活所驅，販賣鴨頭，兩年內約賣了八千多隻鴨頭，因此感召一生的病苦。另有疑心的宿世業障，聽人談話，或聽經聞法，甚至電視報導，往往懷疑是針對自己而說，每隔一陣子即發作一次，時常庸人自擾，痛苦不已。但是自往生前五月，疑心病漸漸消失，患病之後，只有氣喘咳嗽的痛苦，往生前一個月，也不咳了，往生前一晚，也不喘了。斷氣時，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全身乾淨。所謂：「念佛方能消宿業，竭誠自可轉凡心。」在楊老居士身上，可謂應驗無疑矣！

楊老居士得以往生淨土，本身及家人的及早規劃，是成功的關鍵。老居士以全身靠倒的堅定信願感召佛力，常年努力，不急不躁，憑著一句洪名，消宿業，轉凡心。老居士這「一心出三界，一念轉乾坤」的氣慨，為平實用功的念佛人做了最佳的示範。（選自明倫雜誌第二八〇期）



淨土文選 第六輯／承天禪寺 選編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出版／若欲翻印，請洽本寺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九十六號

電話：02-22675676 • 02-22671789

淨土文選

第六輯

